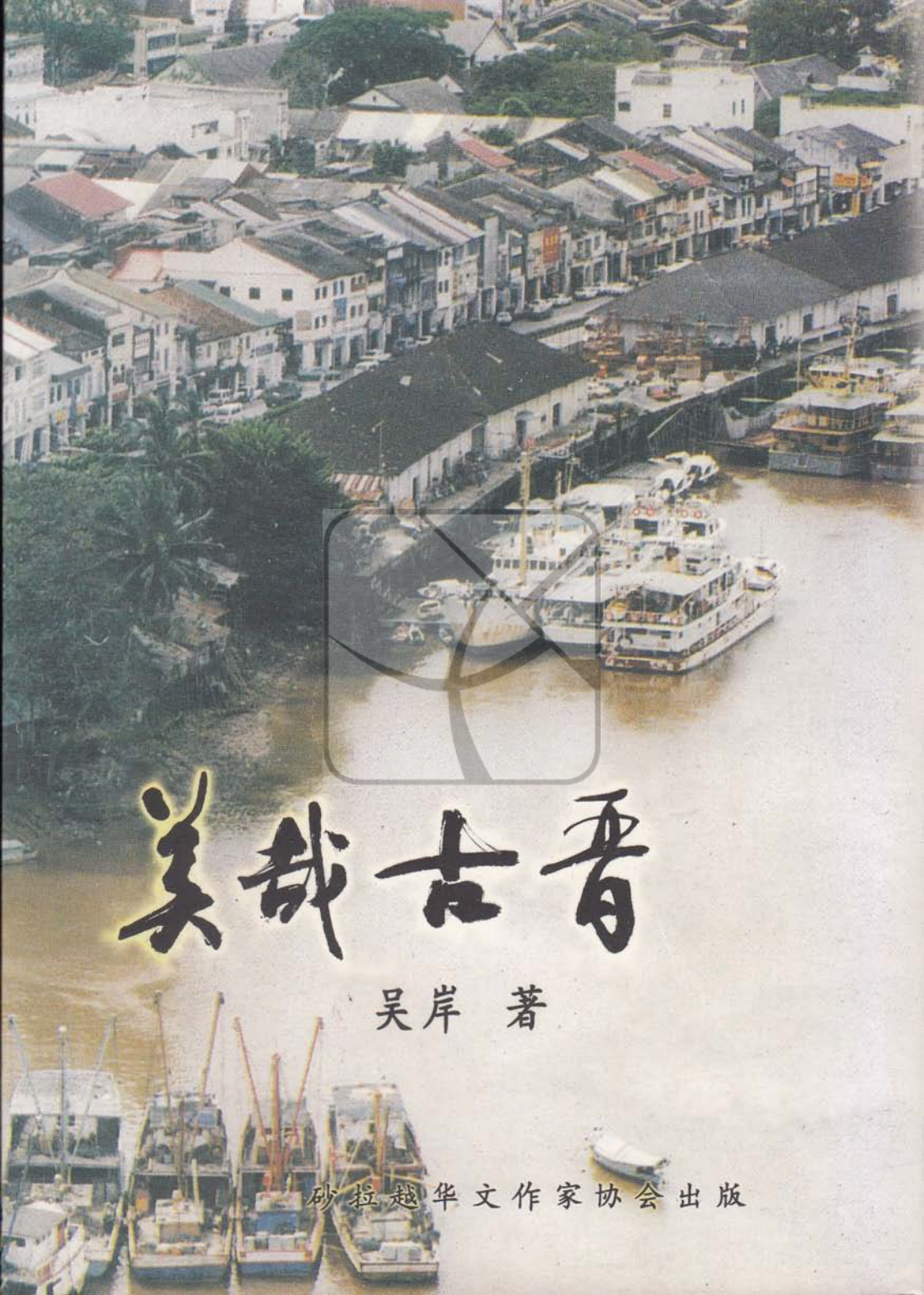




美哉古晉

吳岸 著

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作者简介

吴岸，原名丘立基，1937年生于砂拉越古晋。1953年15岁时开始诗歌创作，迄今逾半个世纪，仍耕耘不辍。1962年出版处女诗集《盾上的诗篇》，被誉为拉让江畔诗人。1966年因参加砂拉越独立运动，被监禁达十年之久，出狱后重返文坛。1982年出版诗集《达邦树礼赞》，深获好评。其后出版诗集、文集、历史研究等著作多部。最新著作为诗集《破晓时分》、文集《坚持与探索》及散文集《葛园散草》。



美哉古香



吳岸著

沙拉越華文作家公會出版



美哉古晋

吴岸著

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香 士 路 美



湖南会街书市文津书局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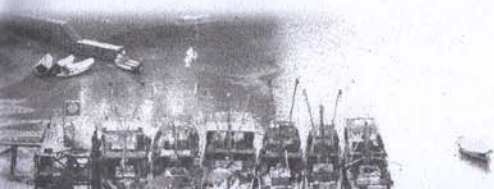
我出生在古晋，在古晋成长，古晋是我的故乡。

追溯远一点，我的祖父在清朝光绪年间就来到古晋，宣统二年在这里去世时，年纪才三十几岁。我的祖母和父母虽然迟至20世纪20年代才从中国南来，但是祖父在逝世前已经在这当时称之为蕃地娶了一位华族与玛兰诺族混血的女子。从此我们家里就有了一位“唐山嬷”和“蕃嬷”。经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家族的人口已近百人。古晋确实是我的故乡。

我自1953年开始写诗，至今出版了七部诗集，也在文坛上有了一些名气。如果说我的文学创作题材相当多样化，也许可以承认，但是有个题材，却被我所漠视了。

几年前，我偶然读到有关美国作家福克纳的文学创作事迹。福克纳于1929年出版第三部小说后，发现他的“家乡那邮票般小小的地方倒也值得一写，只怕一辈子也写不完”。此后他一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和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以他的家乡为故事背景。所写的人物也是来自他家乡的各不同社会阶层。

福克纳的这一事迹令我震撼。反看我自己，曾经为自己的



故乡写了些什么呢？

我于是萌起要写有关故乡古晋的诗歌系列，以《美哉古晋》开始。我一共写了20多首，再上曾经发表在以往诗集中的少数几首，辑成这本诗集，就以《美哉古晋》命名。

这其实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我原来的计划是要写更多的，同时还计划自己绘制素描插图，但是都由于精神不济而未能如愿。

这不是一本有关地方景观的旅游册子，如果它对旅游古晋有所作用，那是因为读者所预期走进的不是一个日益现代化的城市，而是一个诗人在那里诞生、成长和生活的记忆中故乡。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与现代化，这个城市的不少景物风貌已经消失，而尚存的也将难免于逐渐消失的命运。

从诗歌艺术的观点看，诗而附加“后记”或太多的注解是应尽量回避的，因为这将影响作品的含蓄性与外延性。但考虑到诗歌内容特有的历史与人文背景，而这种历史与人文背景却又是我期望不在后辈读者记忆中消失的族群记忆，所以也不在乎有“画蛇添足”之嫌了。

2007年2月6日 古晋葛园

写于2002年的《美哉古晋》一诗，曾寄给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孙桂春女士。1999年7月，孙女士与夫婿黄侯兴教授曾经到古晋访问，这首诗勾起了她回想当年游览古晋的美好回



忆，遂写了《话说〈美哉古晋〉的美”》一文寄赠。我将这篇文章作为本书的序文之一。

另一篇序文是凡民先生所作。凡民先生原名沈庆辉，为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会员兼顾问，上世纪60年代于南洋大学深造时即开始文学创作，著有小说集《夜来风雨声》。沈氏为砂州资深的政治工作者，担任多年的州议会议员及副部长。也曾是州环境与城市化助理部长的作家凡民，为《美哉古晋》写序，更具特殊的意义。

著名诗家兼书法家沈保耀先生为本诗集封面题字。一生献身华教事业年近八十的沈老，总让我想起《美哉古晋》一诗中那长衫布衣翩翩于桅杆下迎风而立的儒者。

我谨此向孙桂春副教授、凡民先生及沈保耀诗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7年8月20日补记



序

凡民

一直以来，吴岸，这位极负盛名的拉让江畔诗人的诗文，都以其深邃的内涵，压缩而饱满的情感，丰赡的想像力，精炼的语言文字而见称，而饮誉国内外，又以其半世纪的努力开拓与笔耕，为我们这块寂寥的砂州文坛，平添几许光环与色彩，实令人激赏。

作为文艺的爱好者，也同时是土生土长的砂州猫城子民，有幸先拜读吴岸兄《美哉古晋》诗文，诚感欣喜，与有荣焉。

读着读着，仿佛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诗人，一如那位为古晋立下美名的儒者，在砂拉越河畔迎风而立，吟唱：

也曾经天涯
向风雨里高歌
也曾经沧海
在惊涛里挥毫
今夜乘暮色
我要为母亲河
吟歌……

——《越河吟》



跟着，诗人带领我们，越过时光隧道，穿街走巷，缅怀历史的沧桑，咀嚼人情的冷暖。一时之间，那亲情系怀的温馨，那清沟捉鱼的童趣，那仰首望月不敢直指月姐儿的美丽谎言，都让我们恍若回到人生的起点，看祖辈当日南来落脚与拼搏，念先贤的劳顿与功绩，以为现时及日后年轻一代的启迪与激励，热爱斯土，感念斯人。

不刻意写景，但却人性化浮现生活的负累：

背尽人世沧桑的重
不复承受岁月流逝的轻
那一夜它悄然带着
马当山晚霞的余晖
回归激流

——《砂督吊桥》

轻巧几笔，勾勒出农妇的辛勤，一如中国著名诗人，夸张地呼儿唤女来看身挑两座大山的豪情：

一群达雅农妇
已悄悄
用背篓
把一座山林
背负到这街巷的一角

——《Sunday Market》





诗人再领我们到马中友谊公园走一回，且看他如何状物：

一手握航海图
一手遥指前方
肩上披风
如大雁展翅翻飞

静湖上
忽觉风起浪卷
有号角吹响
宝船

已徐徐起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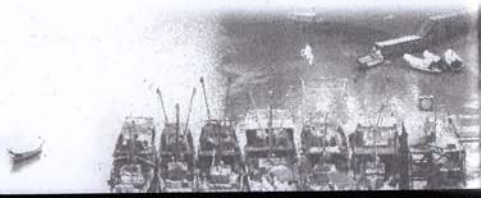
——《马中友谊公园》

由静态而衍生动态，思绪为之飞跃翻腾，三保公当年扬帆浩荡而来的豪迈景象，跃然纸上，显现眼前。

古晋的美丽健康城市的美誉，固然是诱人的光彩，但浮光掠影或许是旅人驻足观光的表层印象而已，吴岸以其生花之笔，以其诚挚的情感，为猫城，为砂民吟唱小城的内涵的、人情的、历史的深厚积淀的美，是我们这代乡土赤子由衷不能忘怀的美事。

我不揣固陋，涂鸦几个字，是对吴岸兄《美哉古晋》奉献给国人热爱乡土美意的崇敬与互勉，也算是序吧！

2007年8月18日





序

话说《美哉古晋》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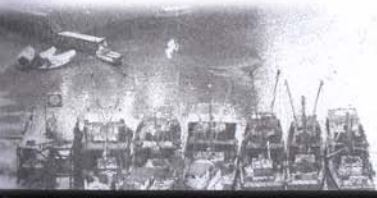
孙桂春

深秋时节的北京，在萧瑟的朔风中收到来自热带岛国的邮件，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丝温热的情谊；读着吴岸先生的近作《美哉古晋》，勾起了我回想1999年7月游览古晋的美好的日日夜夜。

美哉古晋
雅哉古晋
是谁
为你取了
这恒古的美名

当我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时，曾赞叹过“古晋”这个文雅的地名，现在吴岸把它诗化了，对古晋作了深层次的开掘，给它赋予了壮美的诗魂。

这很像中国已故学者朱光潜先生所说：“一个境界如果不能在直觉中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那就还没有完整的形象，就还不成为诗的境界。”（《诗论》）我以为《美哉





古晋》的“美，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形象——抒情形象和雍容的“诗的境界”。

一位身着“布衣长衫”、手握“一支狼毫”的“儒者”，从遥远的唐山来到了这“荒蛮的异域”。他在参与开垦岛国热土的同时，“挑灯磨砚／让异域的泥香／混和着千年的墨香／便一笔／挥就了／这恒古的／美名……”。据说那是二百年前的事了。

全诗的意境雍容而深邃。这位儒者何以想起取“古晋”这个美名呢？首先源于现实生活的感召。当他经过疏落的村舍和榛莽的丘陵，正疑此地何处时，“却听得汨汨江声中／马来船夫的一声呼唤——／KU-CHING！”显而易见，是马来船夫的呼唤启迪了这位儒者取名的灵感。其次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这位儒者丰厚的精神滋养。他经过野龙眼丛岭时，“当晨祷的香客／从福德正神的香鼎下起立／信步走进河边喧扰的市集／恍惚间／心底浮起了／坤下离上的卦象……”《易经》引发了儒者取名的联想。这意味着“古晋”这个华文名字，是马来本土文化与华夏文化和谐的融合，也是形成古晋“美”“雅”、“壮”的诗魂之所在。

诗人吴岸一向注重创造诗的抒情形象。当他构思《美哉古晋》时，心中已经出现了“一位饱学诗书且懂得周易的儒者”的影像。在诗人想象中，一群华族先人飘洋过海，其中有位儒者，“长衫布衣／翩翩／桅杆下迎风而立／沉甸甸满舱过番细软中／惟独他行囊中／轻轻一支狼毫／小小五百斤油”。这分明是位穷儒。但诗人敬仰这位先人，不是他的物质财富，而是他的精神财富；他的想象之超拔，取名之贴





切，风格之典雅，使这个原本“荒蛮”之地熠熠生辉。正如“视一座高山，我们仿佛觉得它从平地耸立起，挺着一个雄伟峭拔的身躯，在那里很镇静地庄严地俯视一切。同时，我们也不自觉地肃然起敬”。（《诗论》）是的，当我沿着吴岸的思绪去想象这位儒者时，我也会对他肃然起敬的。

中国传统诗论有所谓“神与物游”之说，即《文心雕龙·深思篇》所言：“悄然动容，视通万里”；“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吴岸的诗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雍容、深邃的诗意诗境，而且擅长以有限的篇幅去展示无限的时空。诗人描绘了古晋从一个贫穷、荒凉的渔村变成了浮罗岸上“夜夜灯火辉煌”繁华文明的都市，时间跨度是二百年。技巧之上达使吴岸的诗具有这种审美自由的风格特色，读者可以从感悟到，二百年的沧海桑田，诗人为自己故乡的巨变在诗行中流露的自豪感。

末了，吴岸为该诗附了一个“后记”，考证马来语“Kuching”地名的由来及其历史沿革；又从华夏文化中去追溯华文“古晋”之“晋”的源头。这说明吴岸是一位学者型的诗人，他的纵横驰骋的艺术想象是同他的广博的学识联系在一起的。他正是受着陆游《游山西村》的启示，才可能把儒者在华族聚居区所见所感写得如此维妙维肖，那“心底浮起了／坤下离上的卦象”，堪称神来之笔。

《美哉古晋》传达了一个信息，老诗人从《生命存档》之后并没有歇息，他的诗越发老练、厚重、踔厉与旷远。

2002年11月10日於北京官园





目 录

自序	一
序	凡 民 四
话说《美哉古晋》的美	孙桂春 七
美哉古晋	1
记忆	5
大井巷	7
粤海亭	9
海之唇	12
七丛榕	14
大石路	16
公司尾	18
浮罗岸	21
越河吟	23
神仙街坊	25
阳春台	28
亚答街的柴展姆	31





老店铺记	34
青山岩	37
那年的春雷	39
布洛克纪念碑	40
邮政局	42
PANGKALAN BATU	44
砂督吊桥	47
博物院随想	49
山都望二首	52
马中友谊公园	55
SUNDAY MARKET	58
民和居茶室	60
古瓮	62
捡门记	63
铜鲤灯	65
灯龙	67
落地窗	69
山坡下的木屋	72
踏车寻春	74
达雅族盲人歌手	76
比达由族少女	78





守护的神	80
乡间小路	83
清明谒浩云亭	85
重建家园	87

散文

书声剑影	88
绝响后的回响	91
记忆中游出的鱼儿	94
儿时的中秋	97
九重葛	100
榴连夜市	103





美哉古晋

美哉古晋
雅哉古晋
是谁
为你取了
这恒古的美名？



都说他们目不识丁
当年飘洋过海
落脚在这荒蛮的异域
我却确信有位儒者
长衫布衣 翩翩
桅杆下迎风而立
沉甸甸满舱过番细软中
惟独他行囊中
轻轻一支狼毫
小小五百斤油





山重水复后
乍见别有天地
渔舍疏疏落落
陵丘榛榛莽莽
正疑此地何处
却听得汨汨江声中
马来船夫的一声呼唤——

KU——CHING!

当炊烟袅袅自
错列的亚答屋顶升起①
当冉冉旭日照亮了
野龙眼丛岭
当晨祷的香客
从福德正神的香鼎下起立
信步走进河边喧扰的市集
恍惚间
他仿佛来到了放翁醉酒的西村
心底浮起了
坤下离上的卦象……

那夜他辗转难眠
跃然而起
在百虫的交响中





挑灯磨砚
让异域的泥香
混和着千年的墨香
便一笔
挥就了
这恒古的
美名……

悠悠两百年后
泪汨江水依旧
看当年你落脚的海唇
香火何其鼎盛
如今不复见亚答的亚答街巷
箫鼓年年追随
而日照苒苒的浮罗岸
岸上夜夜灯火辉煌

美哉古晋
雅哉这恒古的美名
壮哉 壮哉
你翩翩然桅杆下迎风而立的
不知名的
长衫布衣人……



■古晋市之名为马来语“Kuching”的译音。马来语“Kuching”意为“猫”，故古晋市又称猫城。亦有一说“Kuching”之名源自市内一处名为“Mata Kuching”的丘陵，马来语“Mata Kuching”的直译为“猫眼”，真正的意思为“龙眼果”。据传古时候该山岭有许多野生的龙眼果树，但后人都称该山岭为“猫眼岭”(Bukit Mata Kuching)。

“古晋”这一译名即音准又古雅。十九世纪落脚在砂劳越河畔这个村落的华族先人，谁是第一位把它译为“古晋”的，实无法考查。

“古晋”以它初时华人聚居时古朴的民风以及延续至今浓厚的华人传统习俗，让人想起宋代诗人陆游的诗。陆游诗《游山西村》有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而“晋”字也让人想起古代周易中的卦。“晋”为周易六十四卦之一，“坤下离上”，《易·晋》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在我的想象中，这第一位把“Kuching”译为“古晋”的先人，在众多的目不识丁的番客中，能不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儒者吗？

①亚答，以棕榈叶编制用以盖屋顶的遮盖物。





记 忆

大路隐约听见脚下森林中

第一个伐木者

坎坎的斧声

森林依稀看见树根下沼泽里

第一个探险者

艰难的足迹

沼泽频频回望水草下河道上

第一个摇船者

明灭的灯影

河流依旧感觉大海洪涛里

第一个飘泊者

挣扎时的浮沉



你走在大路上
你想起了什么？

■ 古晋在华人南来开埠之前，砂拉越河滩一带都还是沼泽地和亚答芭。1980年代，座落在亚答街的天后宫进行修建，在挖掘地基曾经发现一些陶瓷器，迹象显示亚答街这一地区从前曾经是沼泽或溪流所在。





大井巷

短短的小巷
不断地延长
一口井
无尽地深入地层……

天未亮
山脚下
一群男人
裸着身子
汲起一桶又一桶井水
冲洗异域的瘡痍
浓浓乡音
昂扬在阵阵的
笑骂声中

小轩窗里
一个姑娘



望着窗外的棕榈树
在梳妆

小楼上
一个守寡的姑母
一串念珠捻了多少年
笃笃木鱼声
依旧在夜里回响

霏霏细雨中
大井巷
望不见尽头……

■ 19 世纪初由中国南来的贫苦移民，大多聚居在海唇街背后，即中国街穿过亚答街后向北通往基督教堂山脚下的大井巷内。这是古晋最古老和最短的窄巷。据说初来南洋的华人，都无法适应当地的水土和气候，热带瘴气容易使他们罹患暑症，因此必须在每天清晨早到巷尾山麓下的一处大井边冲凉，以消除暑气。大井巷也因有这口大井而得名。不过这口井已不复存在。





粤海亭

山峦起伏的原始丛林

登高望远

隐约

窥见帆船的桅影

听见河畔市集的喧声

一块风水宝地啊

老一辈的人都说

飘洋过海的祖先

谁不想落叶归根

可梦断云山

终客死异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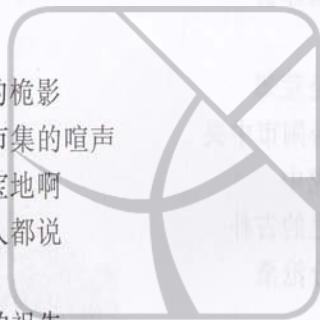
且造个粤海山亭吧

慎终而追远

就此长眠

不似还乡

也似还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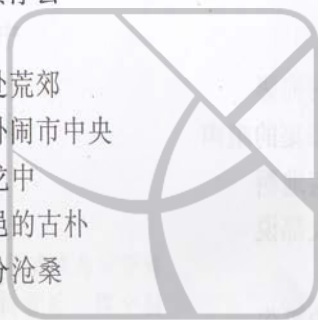




荣辱悲欢
泪血恩怨
都化作南国沃土
长成绿树苍苍
风风雨雨
两百年
阅尽人间冷暖
看惯富贵浮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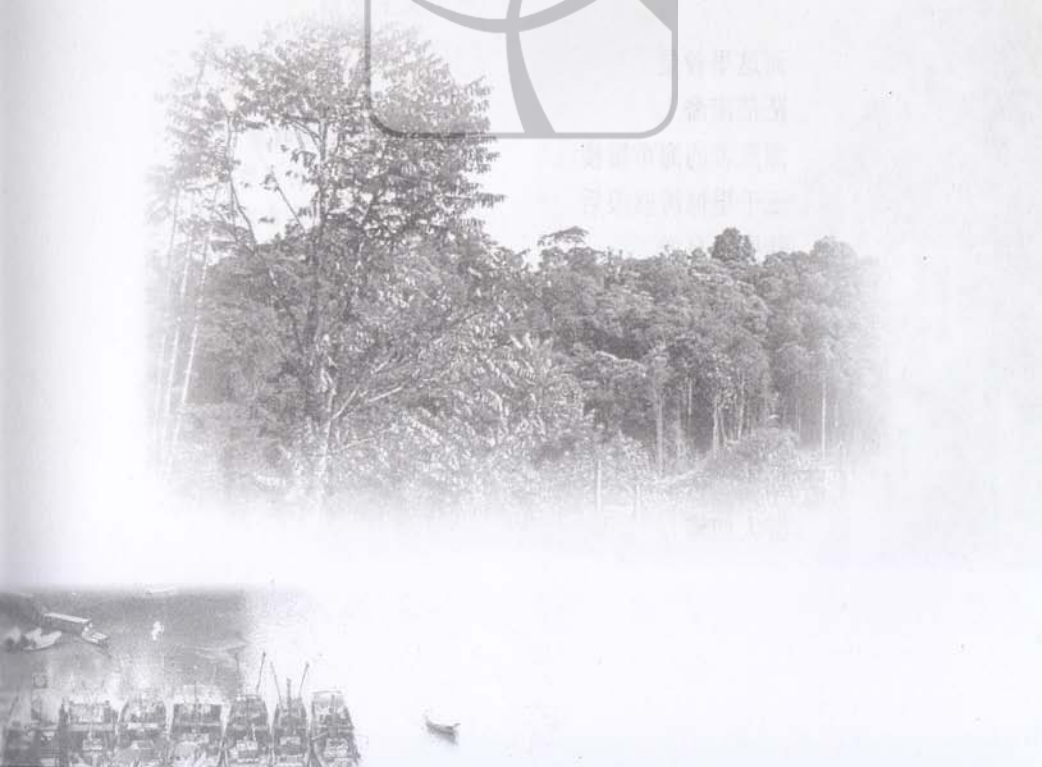
那时地处荒郊
如今坐卧闹市中央
车水马龙中
为这城邑的古朴
平添几分沧桑

不觉又清明
粤海亭
绿草如茵
烈日下
看漫山思念的烟云
也似春雨纷纷
也似有牧童
遥指
杏花村……





■ 位于古晋大石路一里半的粤海亭义山，是潮州籍人的墓园，始于十九世纪初或更早。从名称上看，“粤”即是广东，“海”应是海南，据说当年是广东与海南籍人所共有的。我的祖父于1909年（宣统二年）逝世，即葬于此；我的祖母与父亲，也先后于1938年及1958年分别葬此。从地理上看，现在地处古晋闹市中的粤海亭义山，在两百年前古晋还是个河滩上小村镇时，是个荒僻的山岗，是地方上最佳的“风水地”。比邻也有一个好风水的山岗，殖民地洋人用来建造官邸和别墅，华人却把最好的风水给了死去的祖先。





海之唇

滔滔砂河水
奔流到这里 回转成
成一个悠闲港湾
听流水低吟
舳舻轻荡

而这里曾是
茫茫南海上
漂流者的海市蜃楼
三千里惊涛骇浪后
落脚喘息的
彼岸

那时荒滩野渡
荆榛满目
如今火树银花
游人如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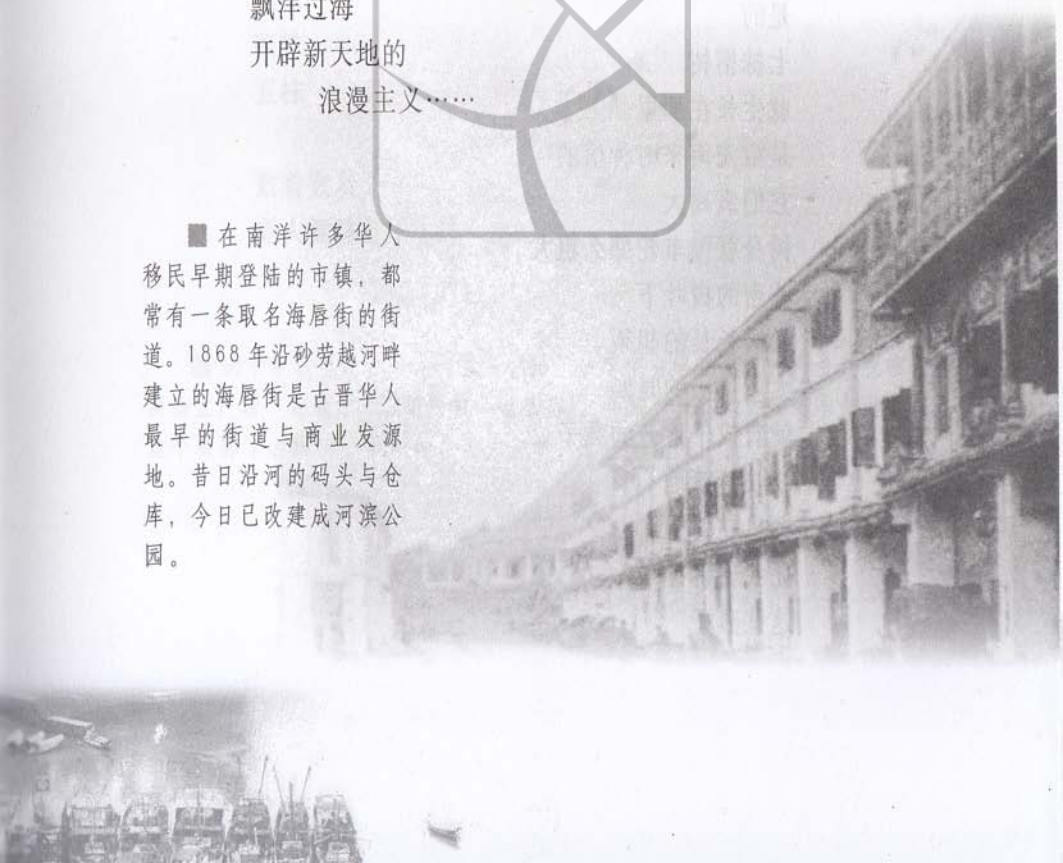




游人漫步清风里
他们叫我作河滨
我原来是
海唇

什么？
the lip of sea!
海也有嘴唇吗？
他们永远不明白
不明白我们祖先
飘洋过海
开辟新天地的
浪漫主义……

■ 在南洋许多华人移民早期登陆的市镇，都常有一条取名海唇街的街道。1868年沿砂劳越河畔建立的海唇街是古晋华人最早的街道与商业发源地。昔日沿河的码头与仓库，今日已改建成河滨公园。





七丛榕

是的
老人回答说
那地方从前就叫做七丛榕
是的
七株榕树
就生长在那里
是祖先南来时种植的
它们真高大
树身就像车轮那么粗大
浓密的树叶下
长满长长的胡须
太阳下山的时候
就有成千上万的燕子
吱吱喳喳地
栖息在树上
让我告诉你
这些燕子





都是跟着我们
从北方飞来的
它们也是来过番的啊
不错
如今大邮政局前面
那地方就叫做七丛榕
七丛榕
七丛榕
让我来数一数
一株
两株
四株
五株……
数着数着
老人竟睡着了……



■ 六十岁以上的古晋人大概还记得，从市中央邮政局前的街道到现在的独立广场一带地方，以前叫做“七丛榕”。年轻一代的人恐怕都不知道有这个名称了。榕树，华人也常视为神树。





大石路

是天界洒落的一块砾石吗？

在洪荒中光灿夺目

当拓荒者发现时

它依然灵光熠熠

从此成了人类的指标

指向遥远的梦土

指向神秘幸福的未来

祭以酒烛

敬以鲜花

从此走出康庄大道

一百年如一霎那

霎那间便

目睹

一代又一代的人

从身旁走过

见证了一个又





一个朝代的兴亡

而时代炫耀的光焰
遂使它黯然失色
成一冢沉默
沉默在市尘喧嚣中
看千车过尽
芸芸众生
不及顾盼
竞相奔赴滚滚红尘

唯有这路
犹记得
斑驳苔痕下
它晶莹的身世
光灿中当年拓荒者
虔诚的膜拜……



■ 距离古晋市区约两里大石路 (Rock Road) 路旁和印度神庙隔邻处，可以看到一块巨大的深褐色的石头，其马来语的名字为 Batu Kinyang，意为水晶石。相传它会逐年长大，而且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力，百年前马来人和华人曾视为神明而予以祭拜。古晋在1839年以前，从砂拉越河畔的市集通往市郊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山径，即经过这块石头。“大石路”也因此得名。



公司尾

五条街衢
像五根张开的手指
在这里会成一只
粗壮的手掌
掌上交织着
各民族人民
血脉的厚茧

好容易才挤出
摊贩杂陈的窄巷
卷进人与车流的漩涡
豁然发觉
摩肩接踵
是一种民族亲善

喧闹的市声中
我仿佛又听见



码头传来汽笛的长吼

发电厂机器的轰响

到站火车的呼喊

还有突如其来

救火车的警报

最是难忘是

日落前 江畔

印度魔术师吹响魔笛

叫眼镜蛇腾空起舞

赤膊的江湖佬

刀枪不入

叫卖祖传膏药

不觉来到爪哇街头

扑鼻是加里、叻沙

和 Roti Canai 的熏香

那似曾相识的马来老伯

招呼我

仿佛在邀我

回味五十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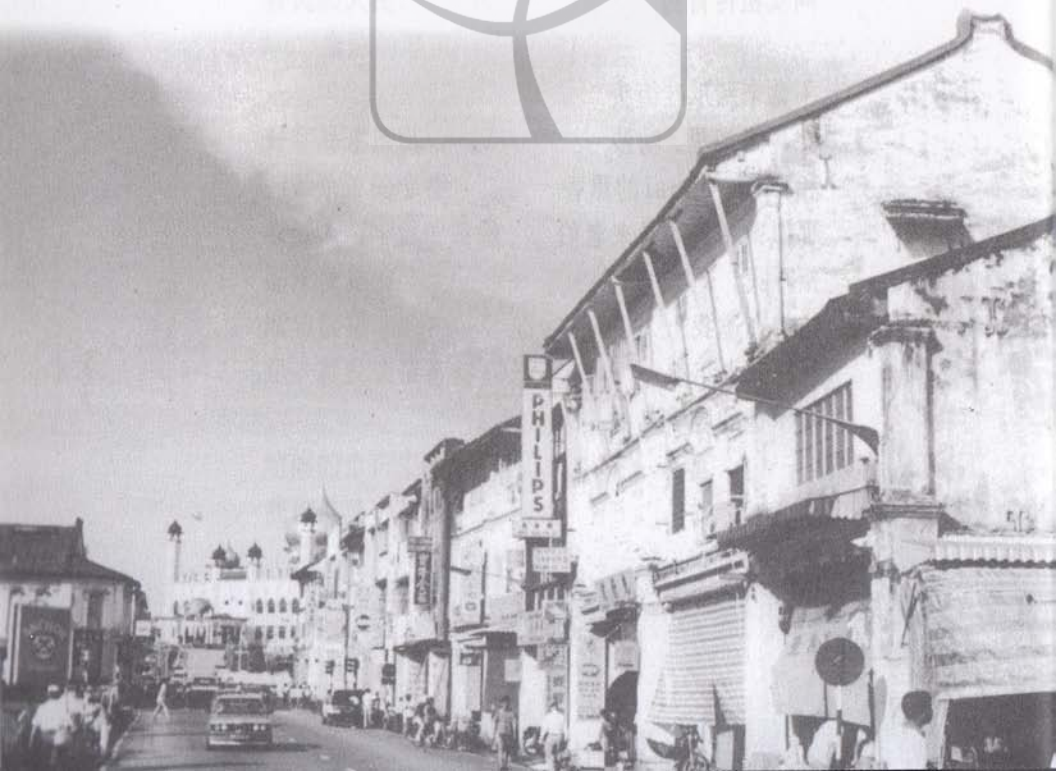
他的咖啡乌的

醇芳……





■ 古晋市的五条街道——甘蜜街、印度街、电力厂街、马吉街和爪哇街在砂拉越河畔万福码头处汇合，这地带俗称“公司尾”。名称的由来，大概是因为甘蜜街街头在19世纪初期曾是潮州籍人“顺丰公司”的所在地。公司尾就在甘蜜街的尾端。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已是古晋市最热闹的区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几乎所有古晋重要的设施，如万福码头、长梯码头、煤炭码头、巴士车站、德士车站、火车站、布鲁克船坞、砂拉越电力发电厂、救火局、商店、摊贩市场、饮食夜市、大回教堂、印度庙等，都建在其周围。这里是历来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共同活动的场所。如今的公司尾，虽已不同昔日，电力厂、救火局早已远迁别处，火车站在二战后随着火车的废止也不复存在。但公司尾仍然是商店、码头、汽车站、小贩中心和露天夜市的集中地。





浮罗岸

我喜欢
这马来村落的名字
不禁想起
那千年不朽的
婆罗浮屠
今宵酒醒的
杨柳岸……①



轻车
过林荫长街 沿河
苍苍老树
掩映了千帆竞渡的
商店招牌的缤纷
翠绿阳光
洒落在行人和车流上
看街头五星酒店
白猫温驯向你招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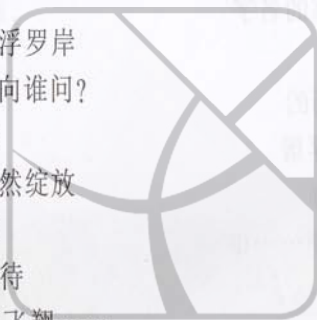




街尾牌楼
以北国的古香色
迎你到了南海瀛洲

步入长长的五脚基
走进漫漫的历史长廊
一杯陈年老酒后
再尝尝台北红奶茶

浮罗岸 浮罗岸
百年沧桑向谁问？
梅兰竹菊
雕梁间依然绽放
热带苍鹰
屋脊上正待
展翅飞翔……



■ 据说浮罗岸 (Padungan) 于一百年前是一处马来人的村落，上世纪 20 年代，才兴建店屋，成为华人的商业区。这是古晋最长的旧街道之一，两旁计有两百多间店屋，街道中间绿树遮荫，别具特色。许多老店至今保留旧式建筑的特征和华族传统文化风格，建筑上的雕刻花草图案有富贵花、牡丹花、梅花、竹，动物有龙、凤、狮子、孔雀、鹤、蝙蝠、雄鹰等。时至今日，竟有人想把浮罗岸改建为“唐人街”，殊不知“唐人街”是华人流落异国寄人篱下辛酸的代名词，错矣！浮罗岸是你我的家乡，是砂拉越各族人民共建的家园。

① 中国北宋词人柳永词《雨霖铃》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名句。





越河吟

漫步 Pangkalang Batu

望河水悠悠

奔驰河畔的青春岁月

已随波而逝

旧家在甘蜜街口

路过已无人识

烟波里

马来船夫摇来舢舨

笑问端来自何处？①

也曾经天涯

向风雨里高歌

也曾经沧海

在惊涛里挥毫

今夜乘暮色

我要为母亲河

吟歌……





半世潮起潮落
 起起落落都在我心壑
 那时看你
 从山林中来
 向大海奔去
 现在看你
 从苍茫里来
 向苍茫中消隐

黄昏将尽
 河灯已起
 最是撩人是晚潮
 听潮声声拍岸
 呵舟子
 待我重登舳舻
 重温母亲摇篮的晃动
 河水似醇酒
 未尝
 已微醺……

① “端”是马来语“Tuan”的译音，意为“先生”

■ 发源于西部山林的砂劳越河，流经古晋流向大海。Pangkalan Batu是位于古晋市中心著名的渡头，离甘蜜街不远。河上有传统的马来舳舻穿行两岸，为古晋特有的景观。甘蜜街俗称新巴剎，为古晋最古老的华人街道之一，也是我的诞生地。我的故居在甘蜜街六号“合记”号店铺，我离开那里已经四十年了。



神仙街坊



又见香霭绕街头
又听锣鼓闹街尾
才庆祝玄天上帝圣诞
又逢广泽尊王圣驾出游
亚答街是
神仙街

红脸乌须的是将军
垂眼微笑的是圣母
美髯长寿的是伯公
锦袍红兜的是顽童
神仙一家男女老幼
都住在一条
街上

他们是何方神圣
有多少膜拜者知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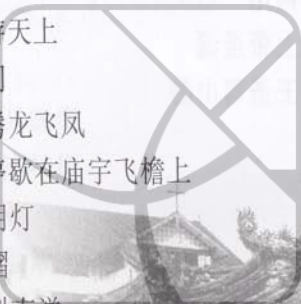




屠夫武当灵化
渔女嵎屿飞升
老伯姓罗姓张
牧童垂足化神
都成无神论的史家们
穷白首的
考卷

又何须考究呢？
他们遨游天上
庇护人间
乘坐的腾龙飞凤
此刻正停歇在庙宇飞檐上
一盏长明灯
灵光熠熠
从北方到南洋
已燃了千年

传说那年祝融肆虐
那红兜小童
屋顶上显灵
手擎小旗
一扇
便熄了一城火焰



悄悄然我来到圣母龕前
未及上香
便听得圣母笑曰
这小孩
曾在我宫里读书
把毬子落在到香炉里

阳春台前锣鼓又响
大观台上笙箫齐鸣
寿山亭上烛红光闪……
亚答街是
神仙街……

■ 从亚答街到古晋河畔，短短一条街上，就有玄天上帝庙、天后庙、凤山寺和寿山亭大伯公庙四座超过百年历史的神庙。上帝庙供奉的玄天上帝，也称真武上帝，原是一位屠夫，在武当山修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天后官供奉的马祖娘，原名林默娘。凤山寺供奉的广泽尊王，又称郭圣王，原名郭忠福，是一位牧童。寿山亭供奉的福德正神，又称土地爷，相传是周朝的一名统税官张福德。也有传说是罗芳伯。这些神庙中还供奉着众多的副神。二战前，天后官为琼属公会开办的崇本小学校址，二战后作为中华第二小学的课室。我的小学一、二年级是在这里上课的。我记得每逢下课时，小同学常在圣母的神坛前踢毬子，有时还把毬子掉落在香炉里哩。





阳春台

我爱独自坐在阳春台下
在腾腾的面摊蒸雾里
遥看儿时的玄天上帝庙
瓦上的双龙
依旧吐着红珠火
庙内的灯盏
明灭而幽远



不错就在这里
这呼碌碌舔着火舌的炉边
当送神的锣鼓
把小巷的黄昏敲醒
我奔跑而来
到人群里
争睹八仙过海
桃花搭渡……





那帝王仙家去了何方？

佳人才子可在人间？

阳春台

依旧在

两边红柱

左一句萃百代衣冠

孝弟忠信此地如见其人

右一句传千古面目

离合悲欢当年或有其事

阳春台

阳春台

你何日灯火重燃

锣鼓再响

演这一代我的荣辱悲欢？

昨夜笑声泪影

依然朗朗灿灿

又何需粉墨登场？

不禁哑然失笑

那送面的摊主

也暗自吃惊

罢！

拿起汤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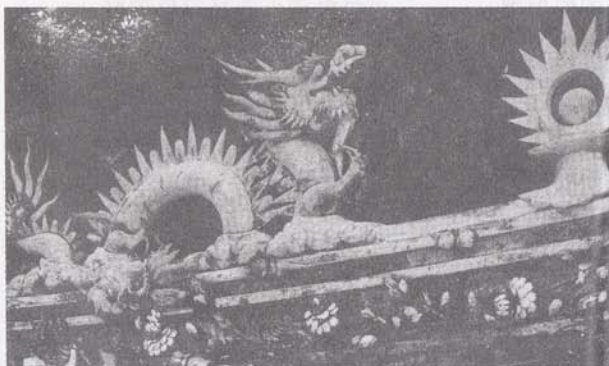




尝口清汤
 只见一抹青山
 两点波帆
 悠然显现在鼻端
 在尝尽人间冷暖的
 小小这把羹匙里……

1989年8月

■ 到古晋的人，总要到亚答街那已有百余年历史的玄天上帝庙（老爷宫）前的阳春台下饮食摊小吃。只隔一条街道与上帝庙相对的阳春台，古色古香的建筑，当与庙宇同时期所建。戏台前空地为饮食中心。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及十二月初四玄天上帝圣诞、九月初九升天吉日，阳春台均有酬神演出，旧时常有木偶戏、潮州地方剧演出，现时则多以流行歌曲演唱取代。阳春台离诞生我的甘密街旧店铺，只隔两条街之遥，我小时候常随母亲到庙里上香和看酬神戏。





亚答街的柴屨姆

这里曾是藏龙卧虎出没地

十八般武艺

三百六十行

各显神通

古有女娲彩石补天

庖丁解牛

亚答街上却有一位

柴屨姆

鬼斧神工



一个发髻

一身唐装蓝布衣

五脚基前端坐

挥一柄斧子如乐队指挥

落手处

箭无虚发

睽睽众目下





一块块呆木头
在坎坎然的乐奏中
起承转合成
一对对呱呱坠地的
孪生儿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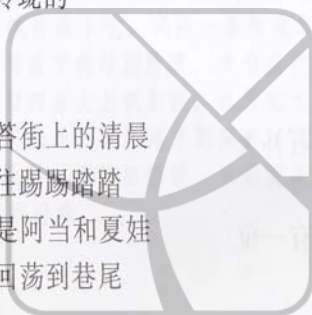
那粗壮圆肚的
是阿当
那三围玲珑的
是夏娃

于是亚答街上的清晨
来来往往踢踢踏踏
一路尽是阿当和夏娃
从街头回荡到巷尾
入夜

空巷传出的行板 如歌
伴着人们
梦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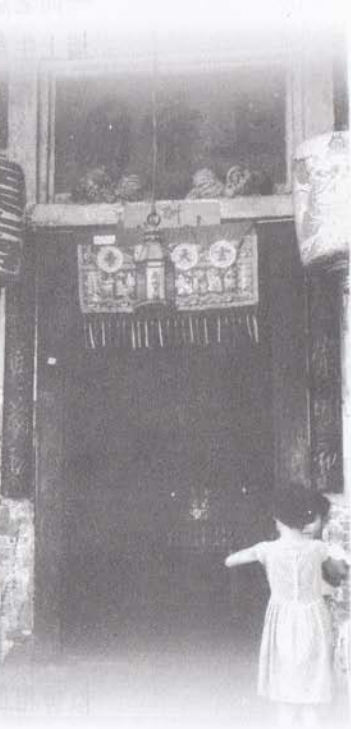
江南

如今满街的高跟皮靴
女女男男千奇百怪
不都是阿当夏娃的子孙后代?



记否
亚答街上
阳春台前
那鬼斧神工的柴屐姆
天长地久
仍有玄天上帝作证

■ 木屐，方言叫做“柴屐”，五十年前是古晋居民普遍使用的木鞋子，男女式有别。木屐，中国人两千年前早已有之。《晋书·宣帝纪》中有“关中多蒺藜，帝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屐前行”之说。这种木屐现在已难以见到，踢踏之声早成绝响。





老店铺记

天桥那边

一间老店铺

墙上生草蔓

墙根有裂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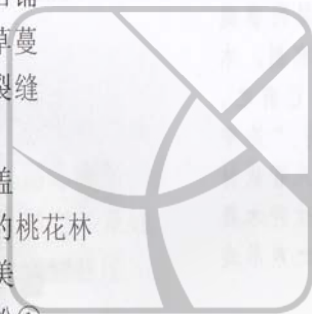
细看

绿苔覆盖

似夹岸的桃花林

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①



我进入幽暗的缝隙

眼前豁然有街道

晨光明媚

行人熙攘

义兴顺隆丰发南盛……

一块块老招牌

似曾相识





一辆旧式福特
缓缓而行
赤膊的苦力阿发
正推着土车
卖菜的阿芳嫂
微笑向我招呼
印度人的香料店
有茴香的芬芳
莫斯达法理发店
是我常去剪发的地方
横巷里打铁声铛铛
早场电影正放映人猿泰山
街角的书报档
有我看过的火烧红莲寺
满腮胡须的锡克人
驾着牛车辘辘而来
那只黄牛对我点头
那叫百代的照相馆
橱窗里
依旧展示当年少女的情影
正思量着她今年花甲
身后忽然轰然巨响
汽车排山倒海而来
有人慌忙把我提上安全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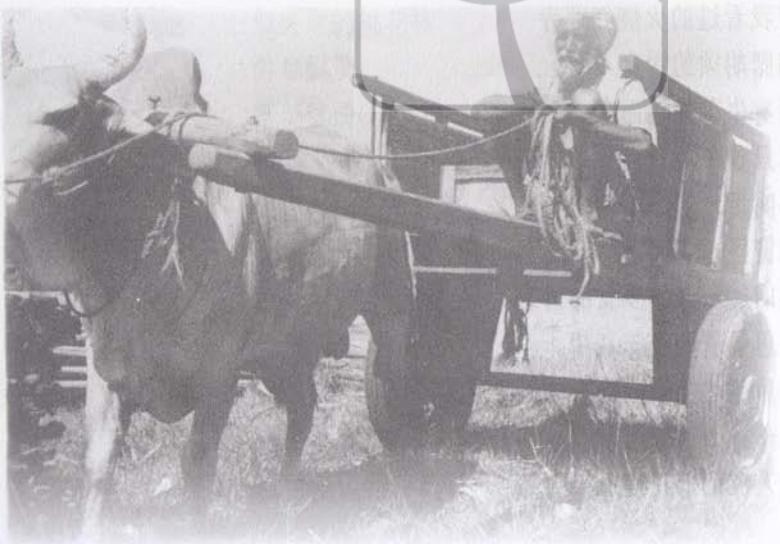




老头儿小心点
一架推土机
正咆哮
不见了百年老店铺
那墙头
已零落成泥

我寻向所志
遂迷不复得路……

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有云：“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青山岩

拾级悟玄亭
青石苔里
寻找祖先的足迹
庙里香火
何其鼎盛
独我凭栏眺远
在点点渔舟中
看见了

当年南渡的帆影

上香不上香又何妨
我即是赤子
自信南海观音
爱我爱得深
有殿前对联为证
青山幽奇恩泽宏施于赤子
山光秀丽钟毓布化乎苍生

我的心
此刻如岩外潮涌
浪外飞鸥……

一九八五年三月

■ 青山岩是砂劳越著名的华人古刹庙，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或更早，位于砂劳越河口一处峭岸上，建筑优美。庙内供奉三宝佛陀、观世音菩萨、及妈祖天后等，平日朝拜之香客，络绎不绝。相传19世纪从中国乘坐帆船南来的先民，在经过几个月汪洋大海航程后，抵达这个安全的港湾，都要登上青山岩上香。1992年进行重修与扩建，并增设庭院亭榭，规模宏伟壮观。





那年的春雷

幽静的山岗
面对一座监狱

一声春雷
响在赤道的冬季
惊破了
一个世纪的阴霾

山岗上流下的涓涓
奔向四方
在祖国的大地上
汇成壮烈的波澜

历史从兹始……

■ 1950年10月29日，位于马提斯路山岗上的古晋中华中学，爆发学生罢课运动，这是砂拉越历史上第一次以先进思想指导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史称“10·29学生运动”。青年学生后来走向社会，对砂拉越的独立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查尔斯布鲁克纪念碑①

由伦敦名家雕制的眉须
依然栩栩如生
他仿佛在回忆着
百年前的血腥和烽火
王甲的咒语
沙立夫马沙荷的短剑
砂卓山上仁达的炮火②

但砂劳越河对岸的王宫
已经换了多少主人
石头渡头旁
当年炮声隆隆的城堡
异国旅客正指指点点
身后
那仿造古罗马圆柱的
不可一世的议会法庭外
热带老树落叶满地



法庭前那荷兰式的大钟楼
指针停止在
半个世纪前的一个黄昏
只有砂劳越河水
依然奔流不息

谁也没有注意到
他的石雕像下
刻着布洛克王朝的座右铭
“DUM SPIRO SPERO”^③

①查尔斯·布鲁克 (Charles Brooke), 曾经统治砂劳越一百年的白人
布鲁克王朝之第二代拉者。

②王甲、沙立夫马沙蒨、仁达、分别为布鲁克时代反抗白人统治的华
族、马来族和达雅族领袖。

③拉丁文，意思为“我呼吸，我生存”。





邮政局大厦

不错
就在亚答街的街口
那条曾经由华族木匠
在泥泞的沼泽上
以亚答叶铺盖而成
又以亚答叶命名的
狭窄街道门口

挥霍无度的维那布鲁克
仗着布列颠帝国的余威
建立起这座科林斯式
宏伟的城堡

不错
今天它仍然雄踞
在那里
在万人云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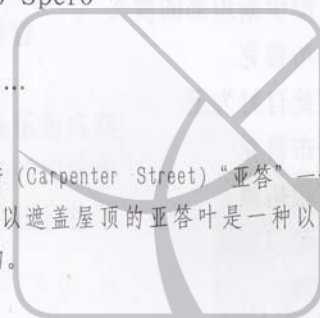


旗飘似海的
独立广场前

有谁听见
当Merdeka呼声
响彻云霄时
皇冠式屋顶上
一声声幽灵似的誓语
Dum Spiro Spero
也在阴沉地
回应……

■ 亚答街也称木匠街 (Carpenter Street) “亚答”一词其实是马来语 atap 的译音，意为屋顶。用以遮盖屋顶的亚答叶是一种以生长在沼泽的棕榈 (Nipah palm) 叶编制成的。

位于古晋亚答街街口处的中央邮政局，于1931年由第三位白色拉者维那布鲁克所建立，这是古晋唯一具有古希腊科林斯式圆柱的宏伟建筑，象征着历史上殖民主义的统治。这里也是殖民地时期英国查打银行的所在。





Pangkalan Batu ①

曾是布鲁克王朝
往返对岸伊斯兰那的渡头
詹姆士布鲁克
当年在此自封为王
查尔斯布鲁克
从斯征伐拓疆
赫赫百年
经此而过
终在日寇铁骑声中
维那布鲁克
仓皇回望宫墙刹那
消亡②

乘袭珍珠港余威
挥着沾满鲜血长刀
前日利为亲王
也来到这渡头





入主皇宫
易古晋为“久镇”
但他命中该绝
旋即坠身
怒海^③

接踵
是大英帝国钦差
手持圣旨的最高专员
头戴冠羽的总督
石头渡口
一时主佑吾皇乐曲高奏
孰料甫到上任的司徒华
竟在罗斯里多比匕首下
归西^④

潮起潮落
多少帝王事
已随东流逝
石头渡口
如今风和日丽
游人如鲫
悠悠河水
往事欲说
还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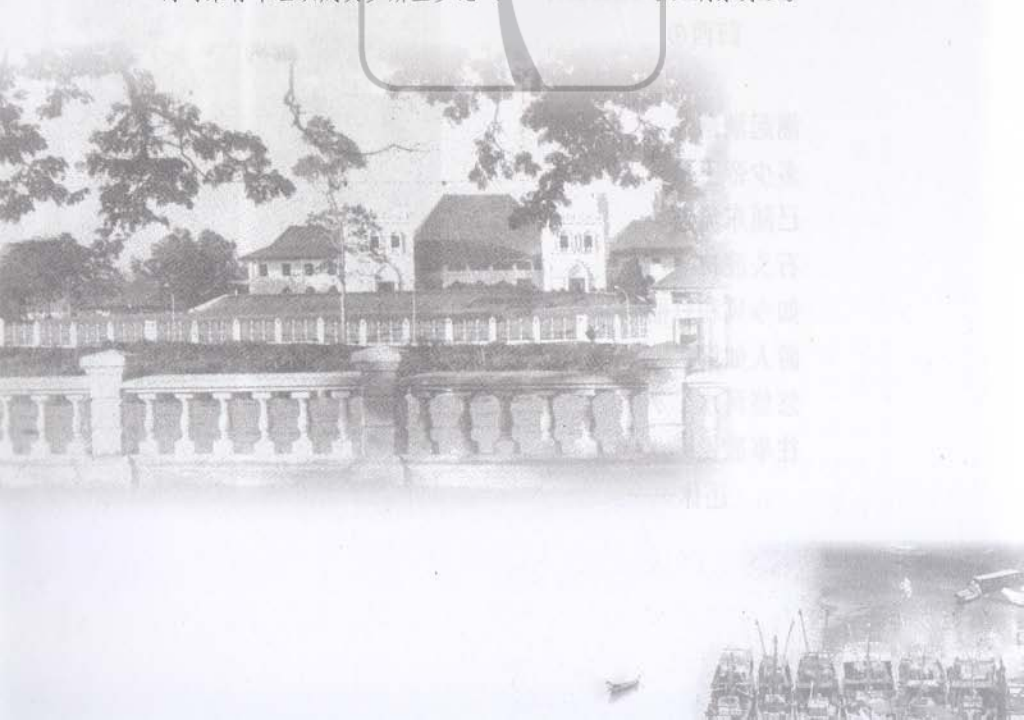


① Pangkalan Batu, 即石头渡口, 位于古晋前法庭大厦前砂拉越河畔, 是由古晋城市前往对岸布鲁克王朝伊斯坦那 (Astana) 皇官必经的渡头。1839 年至 1940 年布鲁克王朝三代拉者统治的一百年间, 这里都是帝王将相渡河与举行阅兵仪式的地点。1941 年至 1945 年, 日本侵略者以及二战后英国殖民政府, 也都在这里举行官式活动。石头渡口见证了砂拉越历史的兴衰。

② 詹姆士布鲁克 (James Brooke) 为砂拉越第一代白色拉者 (Rajah), 第二、三代拉者分别为查尔斯布鲁克 (Charles Brooke) 与维那布鲁克 (Vyner Brooke)。

③ 1941 年日本占领砂拉越后, 在古晋设立军事政权, 为婆罗洲军事区总司令部, 并派遣高级将领天皇直隶亲属前日利为亲王任砂拉越与沙巴两地总督, 住进布鲁克王朝的皇官。他上任不久, 即在砂拉越沿海坠机身亡。

④ 1945 年 7 月, 砂拉越在马来民族反让渡声浪中, 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麦唐纳代表英王乔治五世接收砂拉越政权。1949 年 12 月, 第二任总督司徒华甫上任两周, 前往诗巫市, 于检阅列队码头的学生时, 遭反让渡的马来青年组织成员罗斯里多比 (Rosli Dhoby) 刺杀身亡。





砂督吊桥

曾是洪荒时代
傲立激流上的金门桥
把马当山上的甘泉
输入古晋市民的血脉

两岸人民 来往
在悬空中
互道一声Selamt pagi 早安
擦身而过

若问世间情为何物
问桥下粼粼的水月

背尽人世沧桑的重
不复承受岁月流逝的轻
那一夜它悄然带着
马当山晚霞的余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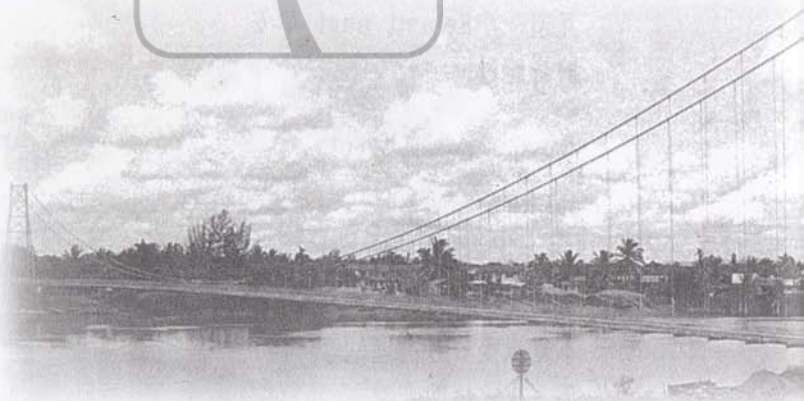
回归激流

烟波上

从此留一泓

记忆的彩虹

■ 横跨砂拉越河的砂督吊桥，建于1926年，主要用以负载水管，输送源自对岸马当山的食水供应，也是当时两岸人民来往唯一的行人道。80年代大桥在附近建成后，砂督吊桥遂成历史古迹和旅游景点，情侣谈情的去处。2004年某夜桥墩崩塌，整座吊桥悄悄沉入河底。



砂督吊桥沉入河底





博物院随想

1.

它们依然保持着
与幼年的我见面的姿态
在密封的玻璃橱窗里
依然向世人展示
婆罗洲是鸟兽的天堂



2.

野鸽子仍群聚树枝上
苍鹰仍凌空飞翔
猫头鹰仍戴着博士眼镜
雨林鸟仍在绿叶里啁啾
山雉仍濯足在水湄
犀鸟仍在树梢
展示高贵的王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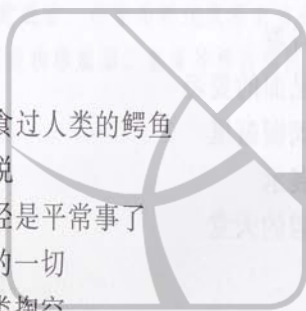




它们可知道
当林火烧遍原野
烟霾连年
当南北极冰融
全球变暖
当天鹅也死于禽流感
它们的子孙后代
仍否幸存？

3 .

那条吞食过人类的鳄鱼
仿佛在说
现在已经是平常事了
当河里的一切
已被人类掏空



4 .

那只曾惊吓年幼的我的
婆罗洲人猿
竟对我
感到惊恐

婆罗洲人猿
感到惊恐





5 .

那座挺着
奋亢的生殖器的
原住民木雕
怎么
不见了？

■ 建于1891年的砂拉越博物院，其建筑模仿维多利亚时代宫廷建筑风格，内收藏与展出大量婆罗洲的生物标本、历史文物、原住民民俗文化遗物及工艺品，闻名于世。我小时候常去参观，对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生物标本印象最深。





山都望二首

一、海滩

蓝天碧海
曾是我们童年的
天涯海角

雪浪金滩
回荡着我们的歌声
深藏着我们的足迹
正同学少年

而当出发远航
遥向人生的海角天涯
这里却是
我们起碇帆的
港湾……





二、翠峰

海上飘来纱巾
半遮了她绝世的容颜
马来村姑们
世代
吟唱着
她的

凄艳

山麓下
一枚古铜币
穿过千年泥层
透出了
华夏的

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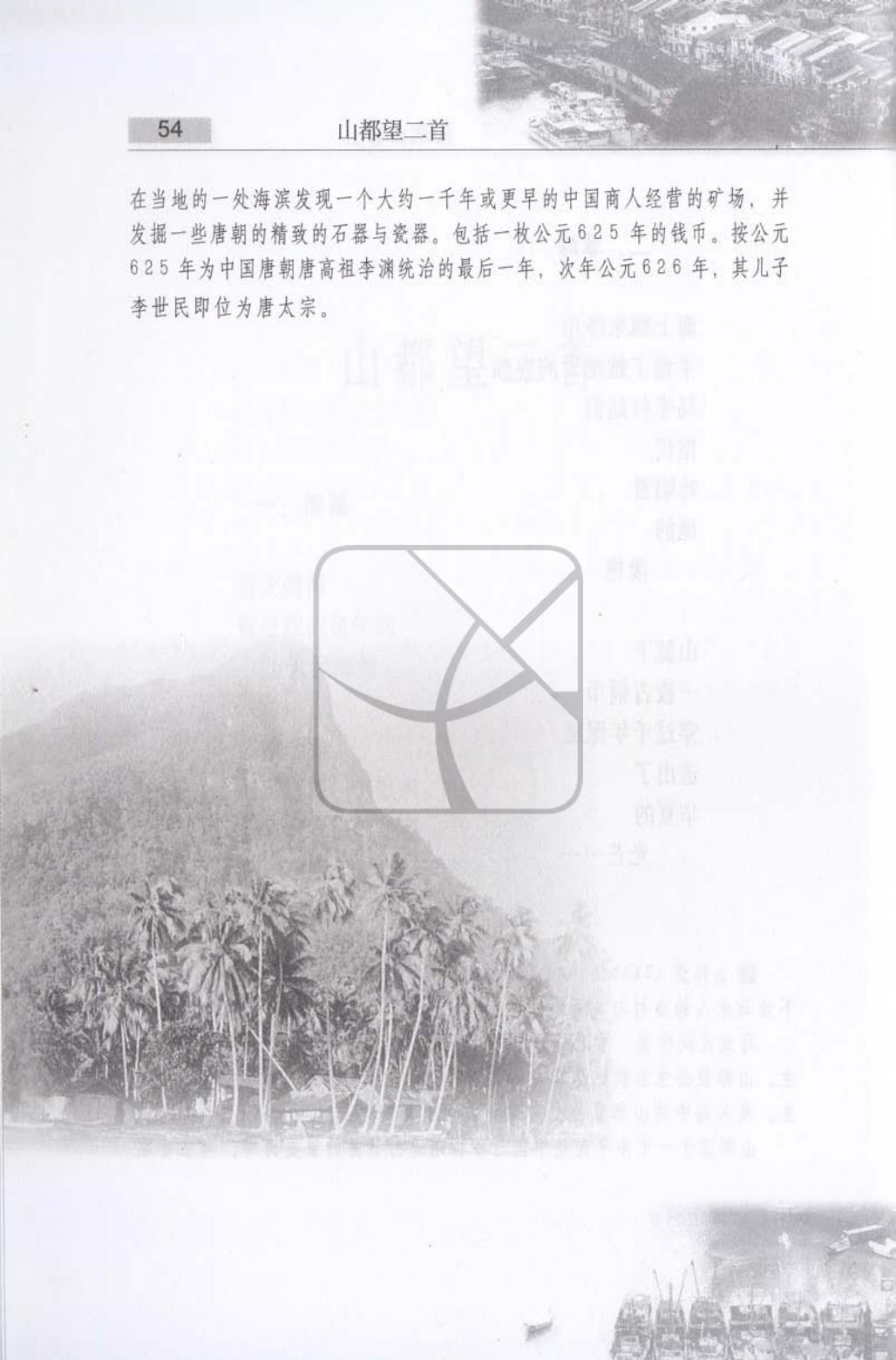
■ 山都望 (Santubong) 位于古晋以北 35 公里，依山傍海，青翠的山峰下为马来人的渔村与美丽的海滩。

马来民间传说，古时此地曾居有两位公主，即山都望公主和瑟琴章公主。山都望公主容貌比瑟琴章公主美丽，后者因嫉恨而以剑刺杀山都望公主，跌入海中的山都望公主，遂变成一座巍峨的山。

山都望于一千多年前是中国与砂拉越进行贸易的重要商埠。考古学家



在当地的一处海滨发现一个大约一千年或更早的中国商人经营的矿场，并发掘一些唐朝的精致的石器与瓷器。包括一枚公元625年的钱币。按公元625年为中国唐朝唐高祖李渊统治的最后一年，次年公元626年，其儿子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





马中友谊公园

——观郑和塑像遐想

穿越五百年

历史隧道

在四海华夏儿女

虔诚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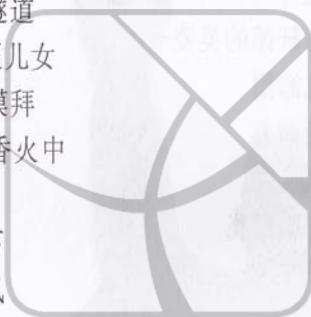
香火中

三保公

终在蓝天下

乘浩荡东风

扬帆来了



宝船

停泊在静湖上

不

这不是初访

是旧地重游

当年途经渤尼亲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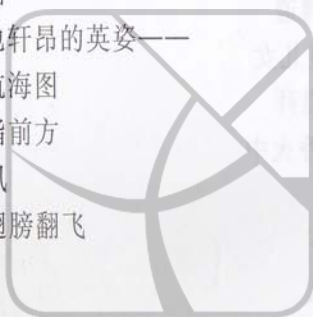
当年护送汉丽宝公主





与马六甲苏丹联婚
七下西洋
与亚非人民结下
不渝的情缘
留下多少神迹
多少金身
更有Jalan Laksamana Chenho……

登上宝船
我仰望他轩昂的英姿——
一手握航海图
一手遥指前方
肩上披风
如大雁翅膀翻飞



静湖上
忽觉风起浪卷
有号角吹响
宝船
已徐徐起航……

郑和七下西洋，在东南亚各地民间留下许多美谈。在古晋就有两间奉拜三保公的庙宇，即“山都望西洋庙”和“石角义文宫”。古晋市离马中友谊公园不远处，还有一条名为Jalan Laksamana Chenho“郑和统率路”的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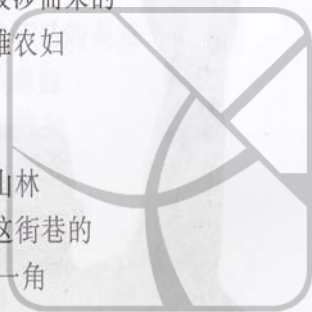
2005年中国举行郑和航海600周年纪念活动。古晋市与云南昆明市为此在古晋建立马中友谊公园，园中竖立郑和站立于船头的高大塑像。





Sunday Market

城市还在睡梦中
从山地跋涉而来的
一群达雅农妇
已悄悄
用背篓
把一座山林
背负到这街巷的
一角



趁夜色
马来渔夫
从海上归来
满载鱼虾的渔船
已在这里
停泊





太阳
最早从这里升起
人们
从四面八方
蜂拥而来
挤进了山林
潜入了海洋
看遍野珍奇的山菇野菜
看满滩鲜活的金鲔银虾

盛满菜篮子也好
空手也好
离开时
你都觉得
满载而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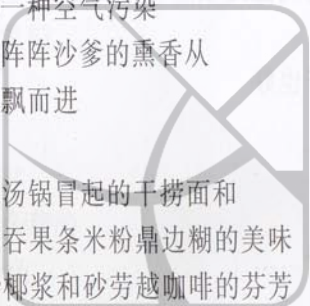


■ 星期日市集，在我国各个城镇都可见到，但座落于古晋北市砂督路街市的市集，却具很独特的地方色彩。许多从城市十数里外山地远道跋涉而来的达雅族劳动妇女，以背篓背负各种野菜山果，在这里汇聚。她们没有市集特设的摊位，只在市集的边缘席地摆卖。马来族渔人摆卖的各种鱼虾和他们招徕顾客的亲切态度，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民和居茶室



这里笼罩的浓烟将永远
不能算是一种空气污染
火炉升起阵阵沙爹的熏香从
五脚级腾飘而进
融合了
从滚烫的汤锅冒起的干捞面和
酿豆腐云吞果条米粉鼎边糊的美味
还有叻沙椰浆和砂劳越咖啡的芬芳
成一室旋转在旧式电风扇下的
令人陶醉的朦胧境界

这里的喧哗也将永远
不是一种噪音
当远在门口的因灰末哈默照例高声
向店里的周先生问候早安
达雅技工马来邮差和华人德士司机
边吃边争论昨夜的球赛今日的股市





炉火燃烧碗杯抨击桌椅搬动声响掩不住
那厢突发一阵年轻小姐银铃的嬉笑
却又被驾临一切的海南店主人的
男高音一声Kopi-O——
构成一部和谐的交响曲

■ 这是古晋旧街场海南籍人经营的传统茶室，在古晋，你还可以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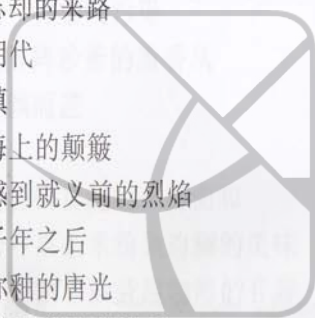




古 瓮

——在古晋博物院所见

你惊醒在我的惊醒中
记起了忘却的来路
在哪个朝代
哪个酒镇
你记起海上的颠簸
一如我感到就义前的烈焰
沉睡了千年之后
我惊见你釉的唐光
你惊见我唐的釉彩
我惊醒在你的惊醒中



在古晋的砂拉越博物馆内，收集了大量中国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的瓷器，其中巨大的瓮，更是精美绝伦，令人惊叹。



捡门记

这背后藏着多少缱绻
多少悲欢
有谁愿再追寻
读你如读
一笺红楼沧桑

那时宫灯闪烁
金碧辉煌
向蛮烟瘴雨里
掩护着满室春暖
气派何止万千

偏他总以为是江南杜老
夜夜做着梅柳渡江春梦
醒时
总倚你北望





那年狂飙吹树倒
堂前燕群落荒逃
纵你是北地檀木
怎耐得了
赤道雨淋日晒

一百年人事
况南国候物常新
你怎不惊
半阙古调
一撮朽木
惶惶中
自铲泥机的巨齿下逃出



1988年3月20日

■ 吾侄自某建屋工地拾得数块朽木，泥层中略见雕纹，有赠于我。洗漆缀接后，霍然见一扇中国古式木门，上部描金雕花已残缺，其下刻有唐杜审言五律春游诗，仅存半阙：“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增。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下半阙当在另扇门上，不知所终。我于缺处补上一纸春梅图，置于书房，每观之，总不胜唏嘘。





铜鲤鱼

——逛星期日集市地摊所得

乌垢垢一只铜鱼儿
半弃在破烂货摊的杂陈里
没有鱼鳞也看不见眼睛
只有那微翘的嘴唇
固执地半张着
仿佛尚存一缕游丝
叫卖的说这是盞祭祀的油灯
多少年纪谁也说不清
霎时间我看见几时
母亲在神明前把灯心草点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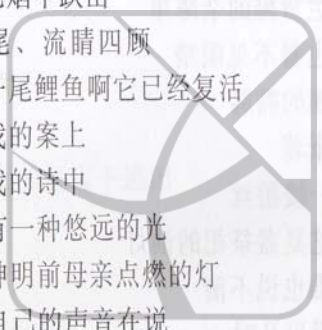
是哪个朝代哪一双巧手
将这鱼儿放生到人间
在苦海里给夜行者一点光明
是离乱抑或是背叛
抛弃它在黑暗的沙滩
任风餐锈蚀





颠沛流离
从远古的北方
流落到南岛上我的手中……

以母亲的虔诚
我点燃那微翘的嘴中的灯心草
金灿灿一尾鲤鱼
耀然从光焰中跃出
展鳍摆尾、流睛四顾
金灿灿一尾鲤鱼啊它已经复活
复活在我的案上
复活在我的诗中
恍惚间有一种悠远的光
明亮似神明前母亲点燃的灯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
光是我的水
光是我的生命
生命跃动在自己吐出的光焰中
复照亮别人





灯 龙

——记一次农村中秋灯笼赛会

孩子们提着小灯笼

四方八面

象萤火虫一样

从山野里飞来

从葫芦顶

从毛烟港

从金珠盛

从上湾头

飞向石角河旁

列队在龙师宫庙前的

广场



锣鼓响了

人心动了

沸腾的人群中

一个孩子

蓦地擎起一个吐珠的龙头





一条火龙
从孩子们小小的手里
飒然飞腾上
夜空……

■ 诗中所引的地名皆为砂拉越古晋石角乡区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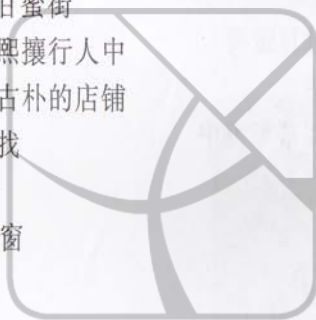




落地窗

——行经甘蜜街感怀

多少次
行车穿过甘蜜街
我总爱在熙攘行人中
回望百年古朴的店铺
皇皇然寻找
那斑驳的
落地窗



仿佛
又回到儿时窗前
踮着脚 凭着栏杆
眺望街上人来人往
空中苍鹰盘旋
梦想能飞出窗外
去看看街那方的河流
河那方的
海洋……



斑驳的落地窗
依旧紧闭着
似一本尘封的日记
记载着多少前尘往事
还有我
几许的

行过甘蜜街
繁华
在拥塞车流中
顾
的
地窗





■ 甘蜜街店铺建于1894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时的建筑格式，二楼多有以盐木制造的百叶落地窗。我的老家在甘蜜街店铺。我在那里出生和成长，20多岁才离开那里。多年后每行经甘蜜街故居处，总要回首张望那熟悉的落地窗，回想往事，不免触景生情。

如今的甘蜜街，老店铺几乎都换了主人，换了商业招牌，而经过修建的店铺建筑，二楼上的落地式窗户也不多见。



陽濟





山坡下的木屋

行车上山岗
绕过旧日的校园
就瞧见山坡下
一间木屋

我曾在那里居住过
妻说
她已经说了不知多少回
每次行经这山岗

我怎么不知道
那是我们初遇的地方
一个农村的女孩
老远到城里上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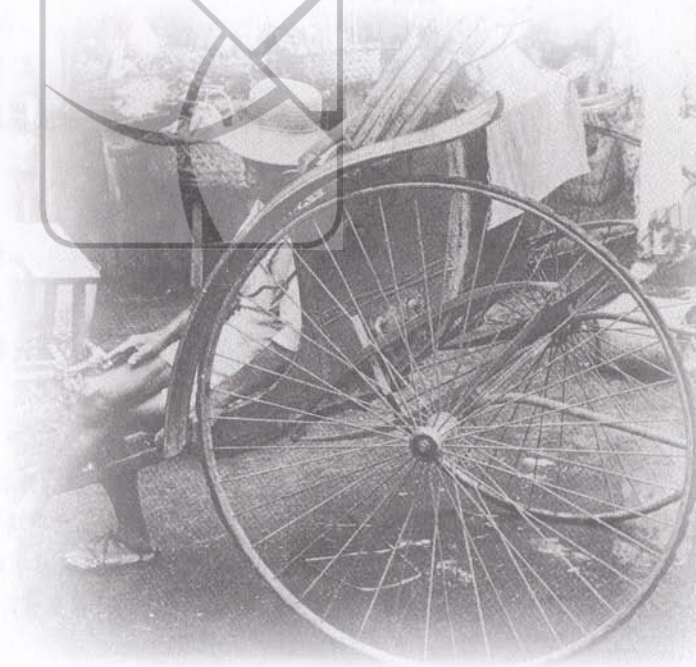
行车又绕过旧日的校园
又瞧见山岗下的木屋





我曾在那里居住过
妻又指说

妈妈
你已经说过几百回了
女儿回答说





踏车寻春

脚踏车

像是马儿向前跑

脚踏车

像是马儿不吃草……①

我们结队穿街

马儿一路摇着铃声

我们过巷

游击队伍越来越壮大

不是踏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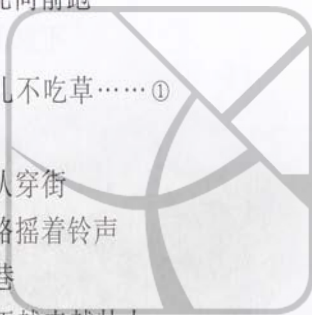
是踏过满街爆竹红削

铃铃铃

穿过绿树成荫的浮罗岸

越过陡斜的猫眼岭

闯入热闹的海唇街





这里拜一位老师
那里拜一位学长
铃铃铃
经过了甘密街
穿过公司尾
记起马当山下的姑娘
速速掉转马头
绵绵春雨中
直奔砂督吊桥
泥泞山路
一不小心
马失前蹄
小张顿成黑泥鳅

铃铃铃
穿山越岭
我们踏车
寻春去……



■ 20 世纪 50 年代，刚上中学的我们青少年，都以脚车代步。最令人记忆的乐事是逢农历新年，大家骑脚车结队到朋友家拜年的情景。我们把拜年叫做打游击。脚车队穿街走巷，一路摇着铃声……

① 这是 50 年代歌星姚莉所唱的一首时代曲《踏车寻春》的歌词。





达雅族盲人歌手

一副黑眼镜
一架古旧的电子琴
一个铁罐子
每天 总见他
在商场的一角
攸攸地唱



大白天
他守着永远的黑夜
音乐随十指的起落
歌声低沉
苍凉

他唱马来歌情歌，
唱族人的民谣
有时也唱英文歌
The End of the World





那天 偶然
听到他唱华语歌曲
时光悠悠永不回
往事只能回味
唱完一曲
又唱起
月亮代表我的心

匆忙的行人
漠然
从他身旁走过……





比达由族少女

一夥人到咖啡店喝茶
她过来招待
这土著姑娘

我们中
一个说要咖啡乌
一个说要柠檬冰茶
一个说要拉茶
另一个吱唔了半晌
说是要可乐
这么多的不同口味
怕是难倒这山地姑娘

我喝什么茶呢？
正犹疑
先生
喝一杯八宝茶吧



说一口华语

我一惊

她笑容可掬

■ 随着乡区华人不断迁居到城市，在乡区的华文小学就读的华族学生人数骤减，就读华校的土著学生人数反而日渐增加，受过小学教育的土著学生，特别的女孩子，许多在离校后也到城市来找工作，她们大多在咖啡店或餐馆当招待。她们说的流利的华语，常令顾客感到意外。





守护的神

守护的神站立在繁华的街边

在了望

在倾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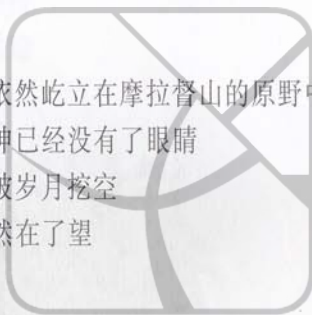
一如他依然屹立在摩拉督山的原野中

但守护神已经没有了眼睛

胸脯也被岁月挖空

可他依然在了望

在谛听



你听见了什么啊

那不是卡布阿斯河的流水

那是风驰电制的车流

那不是猿啼

更不是辛加望鸟的呼唤

那是呼啸而过的警笛和急救车的狂鸣

你又望见了什么啊

那不是河对岸家乡的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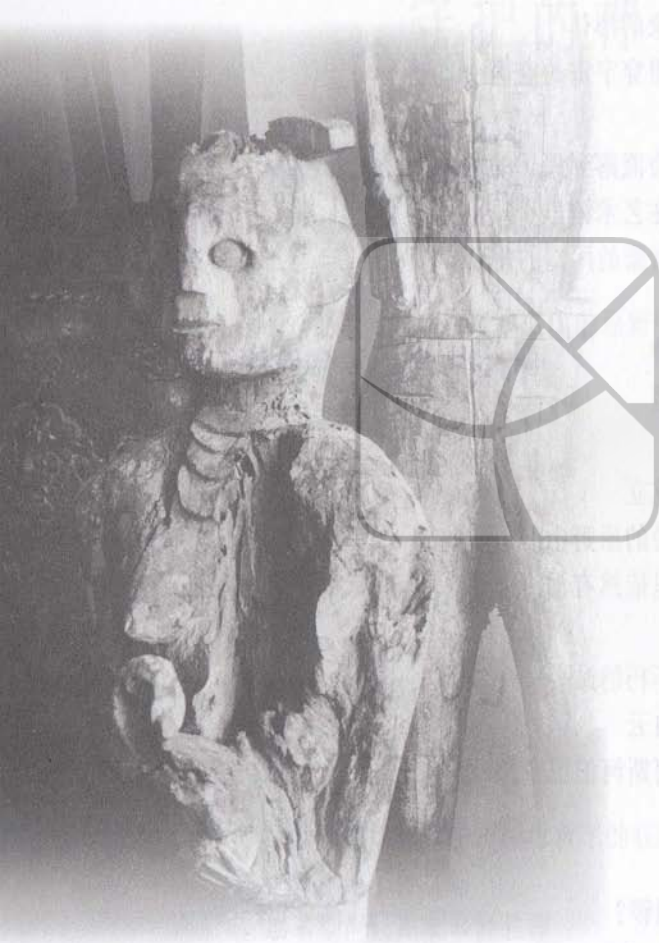
那是灰色的钢骨高楼
那驻足在你周围的不是你的子民
他们已经不知流浪到何方
那前来观看的
只惊异于抽象的形体
更欣赏你的望穿宇宙的空虚

也许明天你会流落到遥远的国度
寂寞地佇立在艺术馆里
禁锢在某个富豪的厅堂的角落

我的守护的神
你依然在了望
在倾听
一如你依然屹立
在摩拉督山岭的原野中
那挖空的眼里依然有泪
一柱朽木
铸造了水垂不朽的站姿
望穿家山的白云
听不尽卡布阿斯河汨汨乡愁
问何时
深山
敲响子民的铜锣？



■ 随着河畔之改建为河滨公园，海唇街历史悠久的华人店铺也大多改变为古董与原住民工艺品商店。售卖的物品中包括不少来自伊班族、比达由族等原住民长屋的宗教与历史的宝贵的文物。



乡间小路

——梦回故居合记园

我知道你会回来
踏着我身上松软的落叶
回来寻找
 你的足迹

多年以前
你曾沾一身晨露
披一袭月光
或绊着一条树根
或避开一只青蛙

但我已经不复存在
四处是高楼大厦
汽车飞驰而过
吐着窒人的油烟

而你已在远方





也许是在炎热如焚的都城
也许是在冰天雪地的北国
或许你已渡过太平洋的波浪
此刻正飞行在
三万尺高空
向另一处黄金海岸

但我知道你会回来
当你在一场狂欢之后
忽然有了倦意
一种莫名的孤寂
叫你感觉步履茫然

你会回来
我知道
在一个夜里回来
蹶过梦的青苔
踩过我身上松柔的落叶
回来
寻找珍藏在我怀里的
你的足迹

■ 位于古晋大石路四哩的合记园，是先父丘士勋于上世纪40年代开创的家园。我在那里度过童年与少年。面积六英亩的园地，现已发展为住宅区，合记园已不复存在，留下由朋里逊路通往机场路的“合记路”。





清明谒浩云亭

这里弥漫的已不是硝烟
在思念的香蒿萦绕中
添上馨香一柱
在置满鲜花的坛上
献上黄花一束

这个历史丰碑
铸着金光闪烁的
青春的名字
每一个英灵
是一部诗篇

往事不随硝烟散
倒入血泊中
仍深信旗帜不倒
闭上双眼
呼声仍回荡山谷间



远离尘世
遗爱人间

闯不过死亡的围剿
却冲破了历史窄门
因为英年
他们青春永驻

看浩云亭上云浩浩
浩浩云下
姆鹿山仍巍巍
拉让江更滔滔

2008年清明节

浩云亭为纪念50年代至90年代砂拉越反帝反殖斗争中牺牲烈士之公墓。

2008年清明节皆亲友往谒祭，因记之。





重建家园

我要用蛙声
重建我的家园

他们以铲土机和钢筋水泥
用摩天楼和电讯塔
汽车和不停嘶鸣的警报
毁了我的家园



我要以亚答屋和菜园
以小溪与芦苇的协奏
晨鸟的合唱
炊烟里母亲的呼唤
和夜来香的芬芳
重建我的家园

在雨后的星空下
听取蛙声一片……





书声剑影

胶林的黄昏来得很快，转瞬间，黑夜便在成群出动的蚊虫中把天地给吞没了。

我们点起小油灯。灯是用铁罐子制成的，罐子里装的棕褐色的油汁是用椰果轧成的，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腻香。一条麻绳梭成的灯心，开始摇晃着微弱的光和影，这么三两盏，在黑夜里，就给我们一家带来了光明和温馨。

起早摸黑的母亲，还在灯影朦胧的土灶旁洗涤晚餐后的碗碟，父亲已经掌着另一盏灯儿到房间里。那里有一台用几片木板搭成的桌子，是父亲的书台。吃过晚餐，他就会端坐在桌旁，喃喃地诵读着一本用铅笔注得密密麻麻的国音符号的书本。那是一本在沦陷前两年买的中华国语课本。

“好大的风，”

“好大的风，”我于是跟着念。

“好大的雨，”

“好大的雨，”

“小白兔，你怕风吗？……”

他回转身来，看看站在他的巨大的身影中的我，是否正在专注





读书。

父亲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家乡腔，他的华语是凭着注音符号和留声机唱片课程自学的。现在，他又认真地逐字逐句念着，我则一字一句认真跟着念，两眼盯着一本父亲用功整的小楷抄写过的课文。

我的小学一年级华文，就是这样在树胶林的黑夜里，在昏黄的椰油灯下由父亲教授的。

那本手抄课本，我收藏了很多年，直到后来在离乱中遗失了。

但我永远记得的还是那本印有密密麻麻的注音符号的中华课本。黑蓝色带有点抽象图案的封面，厚度该有超过半寸吧，收集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中华国语课程。父亲是那样的珍惜它。

和这本课本在一起的，是几张国语注音教学的唱片。

一架旧式的狗标哥伦比亚留声机，曾经给我们家庭带来许多欢乐，对父亲来说，它却严然是一个课堂，一位老师。

但是那几张唱片后来也毁了。

父亲被日本监禁了一个多月，出狱后，把尚存的赈济会的文件烧毁，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毁弃两册《孙中山全集》，还有那本中华国语课本和国语注音教学唱片。他把它们带到胶林里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家人已经熟睡了，他才起来阅读《孙中山全集》。

然而，日本宪兵时时都会来搜查，父亲大概觉得那几张唱片比较难收藏，便决定将它们毁掉。

开始我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他拿着斧头在后门外砍一块木头，再用小刀雕琢，把木头削成一把柄状的东西，接着从土灶里





拿出一支末端烧得通红的铁棒，烟火吱吱地插进木柄的一端，灼成一个洞。

我这才明白是一把刀柄。

父亲取出唱片，将它们裹在一条布巾里，平放在地上，拿起一把铁锤开始敲击。唱片发出轻微的爆裂声，渐渐地碎成一堆。他把那些黑色的胶质碎片收集在小铁罐里，用火钳子夹着，放进土灶里的火上。

当小铁罐从灶火里取出来的时候，胶质体已经变成黑色的熔液。

他取出一把大约两尺长的未装上刀柄的巴冷刀，一面把熔液倾倒入木柄的洞里，再把巴冷刀铍形的一端，准确地插进木柄里。

熔质冷却后，刀便牢牢地凝固在刀柄里了。

那几块曾在留声机上旋转着，教着我们念国语发音的唱片，就这样消失在长刀的刀柄里了，只留下一个圆而发亮的影子，不停地在我脑海里旋转着。

三年多的黑暗岁月，我们过着清苦的生活。白天，和哥哥们跟父亲到稻田里种稻割稻，到菜园里种菜，到树林里砍拾枯木燃料，父亲都带着那把锐利的巴冷刀。

夜里在小椰油灯下，跟着父亲的带着方言口音的普通话读书。

“好大的风，好大的雨，小白兔……”

午夜梦回，又依稀听见父亲用方言在朗读孙中山文集。

那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可那书声，那剑影，至今仍令我魂牵梦系，犹如发生在昨日一样……。





绝响后的回响

那台尘封的古筝，县挂在客厅角落，已经有几年了。它本来是平放在案上的，因为久没有人弹奏，几条断了的弦也没有人置理，后来大概觉得颇占地地方，便索性被挂在墙上了。

父亲在青年时代大概是很喜爱玩乐器的，回忆童年时候，家里就有好几种的乐器，如二胡、洋琴、月胡等，也常有不少来自唐山的喜玩乐器的同乡叔叔伯伯。但是后来这些乐器也随着他们的离散而不知所终，惟有这架古筝，是父亲保留下来的。

我对这架古筝的最初的记忆，大约是在五岁的时候。那是日本蝗军统治的第一个年头，我们家搬迁到山芭树胶园里。夜半三更，我常从梦中被悠远空灵的琴声唤醒。

父亲大概也是午夜梦回才挑灯抚琴的。他弹的是雨打芭蕉、寒鸦戏水或者过江龙一类的曲子，我常常听得忘记了睡眠，但终又不知不觉在琴声中回到梦乡。

父亲是怎样开爱上古筝的，我实在不甚了了。听母亲说，他年轻从中国来南时，曾经结识过一位弹古筝的能手，并拜他为师，学得了琴艺。在南洋，曾有个年轻人求教于他，他教了不久，那人竟不幸病逝。此后，他就不肯再教别人了，更不肯把琴艺传授给自己





的子女。

父亲常说，外无债主，内无病人，就是家庭的幸福，可是到了五十年代，他的生意失败，负债累累，接着又患了高血压，一病不起，真是内忧外患，我从此就不再听到他弹奏的琴音。那架古筝也从此绝响了。

有一天晚上，父亲在房间里睡着了，我和母亲在厅里，她在缝衣，我在做功课，忽然听得啪喇一声，定神看时，才知道那架县挂在墙上的古筝，已经跌落在地上，琴身碎裂了，琴马也散落了满地。

我看见母亲的脸上，露出一种无言的哀愁，久久才说，“你叔叔也不久人世了。”

第二年，父亲便去世了。

十多年后，我在父亲的日记簿里，读到他早年对音乐浓厚兴趣的记载。他的辛酉日记记录了那年（民国十年）离开汕头市启程来南洋的一段经历。日记写于三月十七日：

“十七日早，予与弟兆勋同落北海轮，安置行李后，乃上岸至店告辞家母，母嘱云，家中诸事尔已亲知，不必多嘱，惟是祖母年老，家用诸凡一切，特尔外头须知从俭……别后落船，嘱弟回店。至四点钟开船。同船有一普宁人（约四十岁）方献昭，谓系来叻赛桃源班任头手弦者，因乐俱一门，独予所好，故请识之。”

父亲与这位方先生后来的来往情形，就不得而知了。但那年（一九二一）他来南洋后，直到一九五八年去世，也都没有再回





归过家乡了。

离家多年，一九七六年我回返故居，老屋已经成了危楼，好不容易才登上二楼。在仅存的近乎垃圾的旧物中，我拾到的仅是那古筝的几个三角形的琴马。我握在手中，回想二十多年来的变迁，回想起那县挂在客厅墙上的古筝，想起那晚它无端端坠落地下和母亲的不祥预感，回想起小时候听见父亲夜半抚琴，一时百感交集，那清远幽恍的琴音，仿佛又在我的心灵中响起，萦鸣回荡。……





记忆中游出的鱼儿

就这样，那尾在山涧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金黄色鱼儿，又时常从我记忆中游出，有几次还在我的梦中游荡，仿佛在寻找当年试图要捕捉它的小男孩。

家在树胶园里，背靠着长满黄梨和蕨丛的山坡。一道小涧，从山坡下沿着菜园的篱笆，流到屋后冲凉房的旁边。

那里有一棵高大的面包树，宽阔而茂密的绿叶，把本来荫凉的树林，遮得有些幽冷。涧畔是多年蔓生的斑兰叶，围绕着用亚答叶子搭成的冲凉房。一泓湛绿而透明的水井，紧连着冲凉房。

人们打井里汲起的水，就流到潺潺然不断的涧里。

山涧水浅，却长年不绝。大人洗澡，都到井边去，可小孩在经过小木板桥时，总抵挡不住涧水的诱惑，更被那偶而出现的小鱼儿所吸引。

我爱独自到面包树下的山涧玩。我爱那里的草木和流水，更爱从地里不断冒出水来的流泉。

我不明白地里的水是那里来的，它源源不断的冒出地面，在雨夜过后，更喷涌而出，那样子犹如一朵伴着大地的脉搏节奏舞蹈的水花。每当我把涧水搅得浑浊了，那流泉明净的水，转眼便又把浑





浊淘去。

那一天，我偶然间瞥见它，我的的确确看见它，从小木桥板的破洞里瞥见它那闪着金黄的鳞脊。

我估计它约莫有青芽蕉那么长，静伏在水草和卵石的阴影中。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美的鱼儿。

悄悄地，我在涧上筑起了沙堤，一道在上游，一道在下游，把流水阻隔在堤外，把小桥下的涧水围成一个小池塘。

我开始舀水，小心翼翼地，用半圆形的椰子壳，把水舀到下游的堤外去。

塘里的水渐渐浅了，水的面积渐渐缩小了，剩下板桥下的那长着水草的较凹深的部分。我从板洞里依然望见它那金黄的鳞影，它似乎已露出不安的样子，警戒地转过了身子。

我计划着用网袋子，一举把它逮住。

忽然间，它往水草里躲避了，我来不及拿起网袋子，它一溜烟已经不见踪影，只留下些许浑朦的水影。

但是你逃得了吗？这是个上下都被我阻隔了的小塘，况且水已经近干涸，即使钻进泥土里，也逃不出这个禁地呀。并不失望的我，开始把剩下的水舀干。

我索性掀开桥板，手脚同时在水草和泥沙中摸索着，不错过任何一个拐弯和抹角。

但是我徒然，我遍寻不着，鱼儿已经不知去向了。

到底它钻到哪里去呢？我茫然若失。

这个疑问此后一直迷惑着我，困扰着我，从我的童年，到我的中年，直到今天。



我的老家已经不复存在，那涧溪，那树木，那井池，还有那涌流着的山泉，也随着房屋发展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独有它，那不知名的鱼儿，悠悠然从我的记忆里游出，翩翩然舞蹈在我的梦里，摆动着柔纱般的尾鳍，闪着耀眼的金黄，好象在对我说，记得吗，我就是少年的你想要捕捉而不得的鱼儿……





儿时的中秋

向东面的骑楼外，一株高大的椰树，巨大叶子把天空半遮掩了。

天已经黑了，我们不时往骑楼外引颈探望，等待十五的月亮从椰树后的天空升起。然而久久总不见月亮的影子。

于是有些焦急了，吵着问母亲月亮怎么不出来。

母亲却依然慢条斯理地在作祭拜月亮的准备。她把月亮叫做月亮娘，分明那是一个女神了。八月中秋拜月亮，对她已经是每年例行任务了，所以一点也不慌张。

祭台是用厅上神台前的方桌，再添加一只半圆形的桌子组成的。因为祭品多，便摆得满满的。母亲一件一件地陈列，有白天准备好的斋菜、芋头、鸡鸭、园子里采集的柚子、红毛丹、人心果、杨桃等。当然放在桌子前面的是月饼了，月饼前面则是并列的两排小盅的茶与酒。在各种的祭品中，总不会遗漏的是一叠新买的单线簿子、九宫格书法练习本，和一些铅笔毛笔之类的文具。

说母亲慢条斯理，其实也不然。一个八月中秋，从八月开始她就开始忙碌了。鸡鸭水果倒还容易，制作月饼就一点也不简单了。那年头，月饼都是自家制作的，不像现在一样能够在街上买，而且种





类那么多。那时的月饼主要是用米粉、白糖、花生和黑芝麻一类的材料。先把米舂成粉，再准备馅的材料，最后在一个样子有如月亮的木质雕花模子里压制成饼，那样子也正像一个月亮。

月亮终于出现了，被椰树叶子掩映着，风吹动树叶，月光也随着树影婆娑起舞。

我们兄弟几个人都快乐的欢呼，月娘出来了，月娘出来了。

我只管呼喊，却不敢举手指着它。

那时我对月亮又是爱，又有一种敬畏。大约在五岁时吧，有一次，我左边的耳朵发炎，用了药还不见好。母亲去附近的神庙问神。神说那是因为我用手指去指月亮，被月亮的刀子割伤了，还给一点什么药来敷，后来也就好了。母亲过后总对我告诫说，不要再用手指指月娘了。

拜祭月亮的仪式也真不简单，而且费时，我们急着要吃桌子上的月饼，但是祭礼未完成是不可以动手的。我们看着母亲上香，敬茶、敬酒，一小盅一小盅慢慢斟，又跪在地上念念有词地祷告。这样的经过几次，已经是深夜时分了，月亮也早已升到屋顶上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这时候母亲才开始在祭台前跪着掷交（竹头）杯。

她念念有词，最初大约是为父亲祈祷生意事业兴隆顺利吧，一次掷，两个半月形的竹制杯子落在地上，都朝上开着，是笑杯。于是再祷告，念念有词，再抛掷，这次是两个杯子都向下盖着，是稳杯，也不遂心意。于是再祷告，念念有词，再抛掷，母亲在幽暗的烛光里终于露出满意的微笑，落下来的杯子，一个朝上，一个朝下，正是所祈求的圣杯了，祷告有了应验。母亲这时才缓缓地站立，端





起台前的一盅清茶，走回房内，给正在看书的父亲喝，完成了第一个祷告。

这样念念有词的祷告和抛掷杯子，便依家中成员大小次序，一个人一回地轮流进行，所祷告的不外是身体健康，孩子学业进步，在外的家人平安。笑杯、稳杯，一次又一次，直到出现圣杯为止，而每个人又得轮流喝下那杯月娘已赐福了的清茶。

轮到我时，我已经在梦乡了。只听得母亲叫唤道，奴儿，醒来，醒来，起来喝了这杯茶，喝了身体健康，读书好成绩。

迷迷糊糊中我把茶喝着，也不知道小盅里的茶是否喝完，便又呼呼然睡着了。





九重葛

八月的炎阳下，门前那往日开得娇嫩的美人蕉，叶子已恹恹然下垂，花儿也奄奄一息。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也全都枯黄了，独有那十数棵并列在围墙下的九重葛，却开放得异样的绚烂，犹如彩虹一般。

都是一族的九重葛，花儿却有紫、红、深红、紫红、桃红、浅紫、淡红；有金黄、橙黄、淡青、洁白；还有紫白混合、红黄相间、黄橙杂染。更有一种花儿的颜色是说也说不清的。

我初爱上九重葛，大约是在十八年前吧。那年我从监狱回家，十年离别，恍如隔世，暂住在大哥的一所单层排屋里。那屋前靠窗的檐下，有一株九重葛，已经长得比屋檐还高，也不知有多少年龄了。茂盛的枝叶下，干子粗而伛偻，根茎更似盘卷的龙蛇似的，紫红色的花丛，鲜艳而浓密，盛开在枝头，把窗门掩映成一幅生动的花卉画。

但是那时徘徊在失业道上我，委实没有欣赏花儿的闲情逸致。不久，我便迁居搬别处了。

几年后，我搬进新居。踏入荒无一物的院子，我的眼帘蓦然又闪过那紫红色的九重葛的花影，我对妻说，这居处，就取名为





“葛园”吧。

妻是爱种花的，阶前檐下，清晨黄昏，看她栽栽种种，尽是九重葛。有从友人家讨来的，偶而也到市场上买了新异的品种，加入收集的行列，不知不觉中，便见院子里长满一丛丛绽放着不同颜色的花儿来。

“我还以为九重葛只有紫红色的，没想到它竟然如此色彩缤纷，怕有十几种吧。”我说。

“哪只十几种，这样说未免让人笑话，听说有超过一百种呢。”妻纠正说。

我又以为它也象其他的植物一样，花朵只开在绿叶的拥抚中，实践着常言所说的红花还得绿叶扶的陈俗。

而它却竟抛弃了那陈规老套，不是吗，院子里就有几株是甚至不着一叶，满树尽是花朵的。那看似枯干的枝干上，密密丛丛地开满了红紫花朵，那姿态令人想起中国的梅花，日本的樱花，艳丽与柔美中，透出傲岸苍劲的气质。

这时，要是添些绿叶陪衬，便恐怕反而显得矫柔造作了。

说实话，这种景观，也不是任谁都能创造得来的，要不是听了附近邻居一位老园丁的话，我们哪能知道其中的奥秘呢？。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傍晚，妻和我散步到附近人家的庭院，看见院里几株九重葛，正开放的旺盛，满树的花朵，竟然没有一片绿叶。我们都不曾看过这样壮丽而奇特的花卉，十分惊讶，久久在花前流连徘徊。

那老人家知道我们是爱花人，便娓娓告诉我们他栽种的方





法：“要想九重葛种得花开满树，除需有充足的阳光外，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大刀阔斧把枝叶剪掉，剪成这个样子，”他指着另一株光秃秃的枝干，“不这么大胆剪修剪，就不会花开满树。”

文章要剪裁才见精炼，艺术要琢磨才见完美，种植九重葛，要大胆砍剪，才能花开满树，如果说这是艺术创作的原理，对人生也该是一种启示吧。

妻便是依了这老人的话，种出了那么多艳丽的花朵来。

啊，九重葛，在这酷暑的季节，当百花都被煎熬得枯萎败落，独有你却开放得那样的艳丽，那样的轰烈。你为什么能如此色彩缤纷呢？你为什么如此多彩多姿呢？要不是你生命中潜藏着丰富的生命因子，要不是你经得起酷热的气候，你能有如此美丽的万紫千红的花朵吗？或许，你本身爱恋阳光，爱恋早晨的旭日，中天的艳阳，黄昏的金乌，便从那里摘取了太阳的光谱和色素，化作了自己的生命，才如此灿烂，刚强，艳丽，而又平凡，如彩虹般开放在八月的炎热而焦灼的大地上。

但更使我信仰不渝的是那老园丁的话，种九重葛，要大刀阔斧把枝叶修剪，才能花开满树。

在生命的道途中，何需为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而叹息，何需为飞砂走石的吹袭而踌躇，何如不学那九重葛，经受了刀刃的修剪，经受烈日的煎熬，在酷暑的季节里，展现出彩虹般艳丽的生命。

1994年8月25日于古晋葛园





榴连夜市

十二月初的一个傍晚，我从玻璃边路打算拐入甘密街，没想到路口竟设有路障，在昏暗的光线中隐隐有一“NO Entry”的标志。“忘了告诉你，”妻说，“这里已经辟为榴连夜市，行单边而已，汽车得从另一头进入了。”

我早知道今年榴连丰产，但把整条街道辟为榴连市场的事，却还是第一次听说。

甘密街是古晋砂劳越河畔一条古老的大街，靠堤岸的一边是菜巴刹、肉巴刹、鱼巴刹和小贩中心；街对面是一列近百年历史的店铺，多数是卖食品杂货的。甘密街平日人潮拥挤，车水马龙，倒是在入夜以后显得沉寂，但也似乎是片刻静止而已，清晨三、四点，又开始躁动起来。我对甘密街有许多的记忆，我就是在这条街的六号我父亲的老店铺里诞生的，那是距今五十四年前的事情了。但我对它的熟悉还在于曾在那里度过童年和青年时光。我离开那里以后，六号店铺由我大哥和侄子们经营生意，直到去年才搬迁，并且换了主人。

甘密街是古晋开埠时最老的街道之一，据说当时是一种叫甘密(Gambier)的土产香料出口的集中地，所以留下了如此甜美的名





字。甘密街卖榴连是每年常有的事。去年我写作《榴连赋》一诗时，就也曾在夜间到那里溜达。那时正是榴连丰产季节，已经非常的热闹了。但是道路还是通畅的，不象现在封了路口，那一定是异常热闹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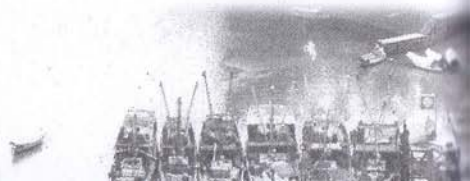
从马吉街转入公司尾河边水果摊贩的道路，车辆已经塞得寸步难移。好容易才驶进甘密街。展眼一望，只见整条街道，两旁灯火通明，即使在密封的冷气车厢里，也已闻到浓烈的芳香。从夜市里走出来的人们，两手提着榴连，多至一手五、六粒，用塑胶绳子绑串着，满载而归。灯影照见他们欣喜的面容，有男的，有女的，有华人、马来人、达雅人，还有印度人和锡克人。

车子象螺似的缓缓在人群中向前移动，原来车流中也有许多象我一样的看客，有的还载着阖家老小来看热闹的。渐渐的，我看见了街道两旁的摊子。那摊子上摆满果子，显然是精选的一类，摊架上也成串挂着，也许是比较精选的还要上乘的吧。它们在临时装置的一管管日光灯下，显得硕大而丰美。今晚虽然天气晴朗，每个摊子都撑着色彩缤纷的大阳伞，也有用帆布搭蓬的。毕竟是在雨季，总得未雨绸缪。

摊子前面不远靠近路中央的路面上，几步一堆榴连，也排列成行。这里灯光较幽暗，多数是属于从农村或山区来的农民所摆的，他们的榴连可能比较次等，但因为价格较便宜，顾客也众多，摩肩接踵地围绕着果子选购，把整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有的人把小型货车打开，露出满车斗的榴连果实，他的摊子就在车上了，实在是高人一等哩。

我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四处传来叫卖的声音，有用马来话喊四粒一零吉，也有的喊五粒一零吉。有些摊主还用扩音器呼





喊，要把别人的声音淹没。街边的摊子上也挂着牌子，写明价钱，那类十零吉两粒的，显然最上等，摊主知道好货用不着喊价，静静地站在那里守株待兔。好的榴连一粒五元对饕餮客是一点也不在乎的。

啊，一条平日入夜后平静的甘密街，现在竟成了一条拥挤喧嚣、如醉如痴的榴连街。

妻已消失在人群之中，买榴连去了。

我站在车旁观望。榴连市场虽然人群拥挤，大家争先恐后，可是却都保持着一种在别得市场上见不到的从容和谨慎。毕竟那一颗颗果子，都带着尖刺，不象别的东西那样容易任你抓拿，即使是走在摆地的一堆堆榴连果中间，你也得小心，避免踢触到，更何况那些属于来自长屋的达雅人的摊子，只点着小小的煤油灯子。再说，选购榴连，也容不得你性急。你看顾客们弯腰屈膝小心翼翼地榴连捧在两掌间，再捧到鼻孔下，闻一闻是否够芳香。闻过之后，还得巧妙地把它握紧，象握着一粒篮球一样，放在耳朵边轻摇，听听硬壳之内，是否有震音。这样的动作也不是一次就完成，有的人要重复几次。如果他感到满意，就向那忙着接应别的顾客的摊主讨价还价，费一番口舌。如果不能成交，就转到另一个摊子，再小心翼翼地榴连从果子堆上挑拣一个，于是又开始重复原先的冗长的动作……

“你的榴连从哪儿来的？”我问一位摊主。

“西连。”那中年华人回答。西连是离这里四十英里的一个乡镇。

这里的榴连来自不同乡区，有自二十几英里外的石隆门，有自西成公路的山区，也有自砂劳越河下游的。品种也各各不同，但





都是野生的，很少是种植的。听人们说，雨水多的季节，低地生长的榴连果肉水湿，味道平淡，有时还会生虫。长在高山上的，果肉干实，味道也浓烈。

但选购榴连毕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内行的人可以凭他们的直觉，选出上好的果子。但也不是百发百中。我就看过那些夸口“包吃”的人，给你选了几个看去似乎无瑕的美果，回到家中一打开，却令人大失所望。所以我一直相信挑选榴连一半靠工夫，一半靠运气。那些摆在路上一元一粒的，未必是下货，那些挂着叫价一粒五、六元的，也未必是上品。

然而，看着手提着“猎物”满载而归的顾客，每个人都满怀欣喜，好象手里提着一个美好的期望，其实他们提的还是一个“未知数”哩。

倒是那些就地解决的顾客，当下就把谜底揭开了。你看那些蹲在沟边的马来人，和一群群不明国籍的白种人游客，正在那里大快朵颐。

一对马来夫妇，一口气买了几十粒，索性把车厢打开填满。因为价格便宜，他们买回去制作榴连糕，正好准备明年三月初过开斋节。

正看得着迷，妻已经从人群中挤出来了，后面跟随着一个摊子的伙计，提着好几粒榴连，正唤着我开启车厢。

叭叭……猛不防后面响起汽车的喇叭声，焦急地催我把车子移动。我回头看，只见一辆大罗里，车上榴连堆积如山，像是刚刚抵达的样子。夜已不早了，还有那么多的榴连上市，是从哪里运来的呢？

1991年岁末于古晋葛园





犀鸟丛书之五十三

美哉古晋

作者：吴岸著

出版：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P.O.Box 1356, 93728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承印：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Jalan Datuk Abang Abdul Rahim,
934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书名题字：沈保耀

封面设计：鍾莲花

版次：二〇〇八年六月第一次印

定价：RM30（马币三十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

... ..

... ..

... ..

... ..

... ..

... ..

... ..

... ..

吴岸著作一览表

《盾上的诗篇》（诗集 1962）

《达邦树礼赞》（诗集 1982）

《我何曾睡着》（诗集 1985）

《到生活中寻找缪斯》

（文集 1987）

《旅者》（诗集 1987）

《榴连赋》（诗集 1991）

《马华文学的再出发》

（文集 1991）

Gulombang Rejang

（马来文译诗集 1988）

A Tribute To The Tapang Tree

（英译诗集 1989）

《九十年代马华文学展望》：

（文集 1995）

《生命存档》（诗集 1998）

《砂劳越史话》（历史 2003）

《黄文彬传》（历史）

《吴岸短诗选》（中英对照诗集 2003）

《坚持与探索》（文集 2004）

《破晓时分》（诗集 2004）

《葛园散草》（散文集 2006）

《美哉古晋》（诗集 2008）



都说他们日不识丁
当年飘洋过海
落脚在这荒蛮的黑域
我却确信有位儒者
长衫布衣 翩翩翩翩
桅杆下迎风而立
沉甸甸满舱过番细软中
惟独他行囊中
轻轻一支狼毫
小小五斤油

山重水复后
乍见别有天地

ISBN 978-963-3233-01-4



9 789833 233014

